



蛾術編十

說地十二至十四
說人一二

15
500
10



蛾術編卷四十八

嘉定王西社先生原本

吳江

迨鶴壽參校

沈懋校刊

說地十二

碣石

碣石禹貢冀州導山凡兩見漢志右北平驪成縣大揭

石山在縣西南遼西郡索縣有揭石水南入官謂下不

言有山蓋驪成有大揭石則索縣有小揭石可知漢驪

成故城大約在今撫寧縣界索縣故城大約在今昌黎

縣界漢書于驪成言碣石山于索縣言碣石水則大小

所錄文
有物那

東京書局
學校圖書

15
500
10

波
49
10

碣石竝舉而今昌黎撫寧乃漢驪成黎縣境則其為碣石者自昌黎北撫寧南諸山皆是王氏應麟通鑑地理通釋曰碣石凡有三騶衍如燕昭王築碣石宮身親往師之此碣石特宮名耳史記正義云在幽州薊縣西三十里寧臺之東非山也秦築長城起自碣石此碣石在高驪界中當名為左碣石其在平州南三十餘里者即古大河入海處禹河入海在直沽此誤為禹貢之碣石亦曰右碣石此說甚精按史記索隱引太康地志云漁浪遂城縣有碣石長城所起通典云秦築長城起自碣石在今高麗舊界非平州之碣石又淮南時則訓自碣石過朝鮮

此亦左碣石高誘仍云在遼西界海水西畔者誤此皆非平州碣石也其戰國策常山九門鄭云無此山更不

必論鶴壽案碣石山者河入海之處也在今直隸永平府昌黎縣東南昌黎即漢右北平驪成縣地今其

處無山說文云東海有碣石山水經注云大碣石山漢武登之以望巨海而勒其石于此今枕海有石如甬道數十里當山頂有大石如柱形往往而見立于巨海之中潮水大至則隱及潮退不動不沒世謂之天柱橋也潛邱劄記云漢志右北平驪成縣有大碣石山續漢志遼西郡臨渝縣有碣石山文穎漢書注碣石山在遼西郡黎縣魏收地形志肥如縣有碣石山隋志盧龍縣有碣石山唐志平州石城縣有碣石山明一統志盧龍縣有在昌黎縣西北二十里諸縣或省或改則今之盧龍撫寧昌黎及灤州界耳此山綿跨四地故班固曰大碣石山今人弟因天柱橋屬諸昌黎隘矣先生謂昌黎北撫寧南諸山皆是蓋本諸此然河入海之處在昌黎則禹貢之碣石自當專指昌黎之山不得兼及撫寧之山碣石凡有四處一在常山九門縣今正定府藁城縣西北

二十有五里有九門城四面五百餘里皆平地竝無一山
 戰國策之言蓋謬一在高麗界中即王氏所引一在今
 錦州府廣寧縣唐志營州柳城縣有東北鎮醫巫閭山
 祠又東有碣石山此皆與禹貢之碣石無涉也或謂河
 入海在章武不在碣石此乃謬論一誤于薛瓚再誤于
 孔穎達漢志金城郡河關縣下云故此漢時所徙之新道非禹
 武在故道也魏郡鄴縣下云故大河在東北入海此非禹
 貢故道也魏郡鄴縣下云故大河在東北入海此非禹
 者至驪城之碣石山入海非章武也史記河渠書班氏
 溝洫志皆云同為逆河入于勃海薛瓚曰禹貢河入海
 在碣石武帝元光三年河移徙東郡更注勃海禹時不
 注也不知史記漢書所謂勃海正謂碣石邊之勃海非
 謂漢之勃海郡也孔穎達曰安國傳同合為一大河入
 于勃海勃海之郡當以此海為名計勃海北距碣石五
 百餘里河入海處遠在北盡冀州之境然後南回于河而
 河蓋遠行通水之處北盡冀州之境然後南回于河而
 逆上也今據經文正之夾右碣石入于河為孔傳禹夾
 行此山之右而入于河逆上也則可知河入海順流而
 下亦即在是河果至直沽入海則至于碣石四字為行
 文導河北播為九尾合為一不加至碣石字入于海者

蒙上省文也後代善言水道者莫過于酈道元一則曰
 河入海舊在碣石今川流可導非禹瀆也再則曰碣石
 山在臨渝縣南大禹鑿其石右夾而納河賈讓治河策
 云昔大禹治水山陵當路者毀之析底柱破碣石酈注
 之有本如此今人指晚近之流派輒為別解豈可與論
 禹迹哉但河至碣石入海亦有新論劉世偉曰山東武
 定府海豐縣北六十里有馬谷山一名大山高三里周
 六七里疑即古之碣石為河入海處夫事無所證當求
 之跡跡有不明當度之理以跡而論九河故道咸屬于
 齊禹津等河在縣之界碣石不當復在他境以理而論
 禹之治水行所無事齊地洿下濱海以禹之智不從此
 入而反遶于千里之外自平州而入海邪况平州地高
 此山既在九河之下又巍然獨出勃海之上其為碣石
 無疑閣百詩曰九河見沈州碣石則在冀州皆禹貢明
 文若如世偉言當移碣石為沈州之山矣古九河濶二
 百餘里長約四百里其為逆河之地者亦須長濶相等
 方外受海水之朝夕出入內容河水之九派分注今馬
 谷山旁何處著此一片地邪果爾當刪禹貢同為逆河
 四字以入于海接上又北播為九河然後可戰國策蘇
 秦說燕曰南有碣石之饒史記秦本紀始皇三十二年
 我行扁

之碣石使燕人盧生求羨門高誓刻碣石門二世元年春東行郡縣李斯從到碣石刻始皇所立刻石封禪書並海上北至碣石巡遼西貨殖傳夫燕勃碣之間一都會也尚得謂碣石不在昔平州今昌黎等縣邪

衡漳

冀州覃懷底績至于衡漳覃懷者今河南懷慶府武陟縣西懷縣故城是禹從此治水而北衡漳者鄭康成攷工記注衡古文橫假借字晉語穆公衡雕戈出見使者韋昭曰衡橫也地理志漳水有二清漳出上黨沾縣大要谷東北至昌成入河濁漳出長子縣鹿谷山東至鄴入清漳鄭康成注據後漢志故以昌成爲安平阜城鄭又云衡漳者漳水橫流入河蓋班志以清漳爲主徑自

入河其所過郡五所行凡一千六百八十里濁漳則入清漳者其流短非主流也鄭意與班合故但言清漳不及濁漳乃水經注反以濁漳爲主敘其源流甚長且言不因他水獨自入海而于清漳敘述甚略其文云濁漳水出上黨長子縣西發鳩山東過其縣南屈從縣東北流又東過壺關縣北又東過屯雷縣南又東北過潞縣北又東過武安縣又東出山過鄴縣西又東過列人縣南又東北過斥漳縣南又東北過曲周縣東又東北過鉅鹿縣東又北過堂陽縣西又東北過扶柳縣北又東北過信都縣西又東北過下博縣西又東北過阜城縣

北又東北至昌亭與葦池河會又東北至樂成陵縣北
 別出又東北過成平縣南又東北過章武縣西又東北
 過平舒縣南東入海清漳水出上黨沾縣西北少山大
 要谷南過縣西又從縣南屈東過涉縣西屈從縣南東
 至武安縣南入于濁漳蓋二水相入下流合同故濁漳
 入清而水經誤以為清漳入濁至以濁漳入海則并非
 東漢之水道而直是魏時之水矣據漢時漳猶入河則
 河雖有變遷漳固未改故道鄭志與漢志合雖據當時
 見行水道言之未見其非禹迹也禹從覃懷致功而北
 至衡漳黃河之性雖善改徙然此等處山險尚多改道

猶少漢時近古大約與禹不甚相遠誤水經者魏晉閒
 人酈道元則北魏人雖好言水道其實亦多妄謬不盡
 可據沾縣今山西平定州樂平縣武安縣今屬河南彰
 德府鄴縣故城在今泠漳縣西列人縣故城在今直隸
 廣平府肥鄉縣北斥漳縣故城在今曲周縣東曲周亦
 屬廣平鉅鹿縣今順德府平鄉鉅鹿二縣地信都縣今
 冀州阜城縣今屬河閒府以上各府州縣皆班許鄭三
 家言衡漳經由故道說詳尚書後案鶴壽案清漳所出
 曰少山在今山西
 平定州樂平縣西四十里元和郡縣志謂大原府樂平
 縣少山一名河逢山在縣西南三十里是也其南谷曰
 大要谷東北距縣二十五里沽水出沾嶺東入滹沱河
 同過水出陡泉嶺西入汾皆少山北嶺也北山經云少

山清漳之水出焉東流于濁漳之水淮南子云清漳出揭戾山高誘注山在沾縣漢志云上黨郡沾縣大叟谷清漳水所出東北至阜成入河說文云清漳出沾山大要谷北入河今樂平縣西南三十里有沾縣故城水經注云清漳出沾縣故城東北俗謂之漳山亦曰鹿谷山水出大要谷南流逕沾縣故城東濁漳所出曰鹿谷山在今潞安府長子縣西南五十餘里高平縣西北五十里一名廉山一名鹿谷山寰宇記引冀州圖經謂鹿谷山在長子縣西有大道入壺口關東出達襄國西登奚斯鉅嶺以達河東陘阻千里是也北接盤秀嶺即發鳩之谷也嶺在屯留縣西南八十四里亦曰鹿瀆山山之西水入于沁山之東水歸于洛周禮職方氏冀州其川漳其浸汾潞漳即清漳潞即濁漳北山經云發鳩之山漳水出焉東流注于河漳當為凍說文云凍水出發鳩山入于河从水東聲郭璞本誤以為漳耳漢志云上黨郡長子縣鹿谷山濁漳水所出東至鄴入清漳說文云濁漳出上黨長子鹿谷山東入清漳水經注云漳水出麓谷山與發鳩連麓而在南故淮南子謂之發包山古文鳩與包同聲絳水出穀遠縣東發鳩之谷謂之濫水東逕屯留縣故城南東北流入于漳故桑欽云絳水出

屯留西南東入漳魏書地形志云長子縣有廉山濁漳出焉寄氏縣有盤秀嶺藍水出其南北流合濁漳今長子縣西有長子故城屯留縣西十里有屯留故城西南七十里有寄氏故城桑欽所稱絳水漢志載其說今本訛為入海後人多以此水附合禹貢之降水非也此即藍水耳漢志說文皆言濁漳入清漳清漳入河水經則言清漳入濁漳濁漳會庠沱河入海者一則作水經時與作漢志時水道不同二則北山經亦言清漳入濁漳矣

漳與河相貫者也而大伾以東禹河盡徙漳亦變改則依班孟堅許叔重鄭康成舊說禹迹猶可想像得之若道元者不但以濁漳為主其叙至斥漳縣南之下即云尚書所謂覃懷底績至于衡漳者也叙至東北過曲周鉅鹿則云地理志云絳水發源屯留下辭章津是乃與

章俱得通稱故水流閒關所在著目信都復見絳名而東入于海攷班志上黨屯留縣下云桑欽言絳水出西南東入海酈意以絳下流與漳得通稱而又以絳水卽絳水故以斥漳以下之漳水稱爲漳絳當冀州之至于衡漳并卽以當導河之北過降水班志信都國信都縣下云故章河在北東入海禹貢絳水亦入海酈又據以爲卽降水之復見者但班志言古文者是古尚書說此條無古文字則俗說其實禹貢無絳水不當以禹貢繫之况鄭注導河以降水是河內郡共縣北山所出之共水卽淇水也故稱地說云大河東北流過降水千里至

大陸爲地腹地理志云大陸在鉅鹿絳水在安平信都如志之言鉅鹿與信都相去不容此數是鄭原不謂信都無絳水也特以信都降水之去鉅鹿不合地說千里之數而知其非導河之降水且導河之降水从官傍讀如奔音下江反與信都之絳水从糸傍音居巷反者絕異鄭旣據道里之差又辨音讀之異區而別之矣酈旣合漳降爲一又以絳爲降近日胡先生渭因此遂謂漳水東至肥鄉曲周二縣之境乃橫貫入河肥鄉去古鄴約百五十里河自大伾折而北流至古鄴東漳水東流注之凡地形東西爲橫南北爲從河北流而漳東注則

河從而漳橫矣漳即絳導河所謂北過降水也自是以北至邢趙之大陸則播為九河以入海矣漢志謂清漳東北至阜城入河此乃周定王河徙之新道非禹迹也使禹故道若此則漳乃斜流入河矣何名橫漳邪定王河徙其處不可得詳大約漸徙東出王橫曰禹之行河水本隨西山下東北去周譜云定王五年河徙則今所行非禹所穿也故漳水斜行向東北至阜城始入河阜城縣今屬直隸河間府其後河日徙而東南大伾以下皆非故道唐人遂以漳能獨達于海請以為瀆而不復入河矣在禹時則漳之注河自在肥鄉曲周不在阜城

也胡先生此條不特非鄭注之義又與漢志矛盾強以漢志上黨沾縣一條言至阜城入河者為徙流偏據酈氏一家說推為肥鄉曲周果合禹迹乎過泥橫字謂若至阜城入河則斜而非橫究之斜與橫豈有大殊乎絳與降豈可混乎鶴壽案水經注一書是先生所極佩服者乃于此條以其與鄭說不同遂斥之為妄謬不可據但人各有見何必悉與鄭同鄭氏以降水為共水此條即見濁漳水注若非酈氏之淵博引入注中先生亦何由而知北過降水即河內郡共縣之共水乎酈氏特不用其說耳漢志說文謂濁漳入清漳水經謂清漳入濁漳亦無甚大異二漳交會之後原可互受通稱水經之濁漳即是漢志說文之清漳唯漢志說文以為入河者入滹沱河也而水經以為入海則不同耳今濁漳水出山西潞安府長子縣西南之鹿谷山東流逕長治縣西北又東北逕屯留縣東潞城縣西北至交漳南黎城縣西北又東逕河南彰德府林縣西北至交漳

口與清漳會今清漳水出山西平定州樂平縣西南之大要谷南流逕遼州和順縣西遼州東北又南逕彰德府涉縣西南至交口與濁漳會二漳既合東流逕安陽縣北臨漳縣西又東逕直隸廣平府磁州南成安縣東南又東北逕廣平府周縣南又東北逕山東臨清州邱縣南又東北逕廣平府威縣南清河縣北又東北逕河間府故城縣西又東北逕河間府阜城縣西北交河縣東南至天津府滄州西杜林鎮與滹沱縣東二十里然則自漢至今亦無甚大異也至酈氏合漳絳為一似乎妄謬然亦有自來焉今本漢志云上黨郡屯留縣桑欽言絳水出西南東入海水經濁漳水注云絳水出穀遠縣發鳩之谷謂之濫水東逕屯留縣故城南東北流入于漳故桑欽云絳水出屯留縣東入漳據此則酈氏所見漢書本不作入海先生未查水經注徒以俗本漢書相難耳

蔡傳云地志懷縣今懷州也非是當云今懷州武陟縣

也引曾氏云覃懷在孟津之東太行之西涑水出其西云云方向皆誤且涑水在今保定府涑水縣即巨馬河與此何涉又云漢阜城縣今定遠軍東光縣當云今永靜軍阜城縣東光去阜城六十里亦隸永靜云定遠者景德以前也又云鄴縣今潞州涉縣亦非是當云即今相州鄴縣熙寧五年省入臨漳又云桑欽云二漳異源而下流相合同歸于海唐人亦言漳水能獨達于海請以為瀆而不云入河者蓋禹之導河自涑水大陸至碣石入海本隨西山下東北去周定王五年河徙矜礫則漸遷而東漢初漳猶入河其後河徙日東而取漳水益

遠至欽時河自大伾而下已非故道而漳自入海矣故欽與唐人言如此此段言徙流亦略近是但碣石非河口砢礫尤誤辨皆詳後胡先生雖指所以不據漢志而必改漳入河在曲周者意實本于蔡傳

恒衛

恒衛既從鄭云地理志恒水出恒山衛水在靈壽疏云地志恒水出常山上曲陽東入滹水衛水出常山靈壽縣東北入滹池案疏所引前志文據彼兩處皆系以禹貢但彼言恒水出上曲陽西北恒山北谷疏刪此句非衛水出靈壽東北東入滹池疏刪下東字亦非上曲陽

在今爲曲陽縣屬直隸定州故城在縣西靈壽縣今屬真定府故城在縣西北但恒入滹衛入滹池漢志分列四水截然不相假借鄭亦惟言恒出恒山衛在靈壽其他無所及蓋二水原流甚短大約不過在東西數十里聞不施功者雖大亦略施功者雖小必記禹貢例如此水經滹水篇云滹水東過中山上曲陽縣北恒水從西來注之酈注云自下滹水兼納川恒川之通稱卽禹貢所謂恒衛既從也如其說則滹水皆恒水矣此北魏人議論非古義也然酈亦祇就恒水言之耳胡先生雖指因此遂援以爲例而謂衛水亦卽滹沱其于恒水既

詳述滹水原流矣乃因水經無滹沱之目爲之補誤一大篇幾若忘其書之爲禹貢作者祇因過求廣博未免轉生枝蔓學者宜慎擇之

九河

兗州九河既道鄭云河水自上至此流順而地平無岸故能分爲九以衰其勢壅塞故通利之也九河之名徒駭太史馬頰覆釜胡蘇簡潔鈞盤鬲津周時齊桓公塞之同爲一河今河閒弓高以東至平原鬲津往往有其遺處焉疏云河自大陸北敷爲九從大陸北行而東北入海冀州東境至河河東爲九道在沈州界平原以北

也釋水載九河之名徒駭太史馬頰覆釜胡蘇簡潔鈞盤鬲津郭璞云徒駭今在成平東光縣今有胡蘇亭漢溝洫志成帝時河隄都尉許商上書曰古記九河名有徒駭胡蘇鬲津今見在成平東光鬲縣界中自鬲津北至徒駭相去三百餘里是九河所在徒駭最北鬲津最南蓋徒駭是河之本道東出分爲八枝也許商上言三河下言三縣則徒駭在成平胡蘇在東光鬲津在鬲縣餘不復知爾雅九河之次從北而南旣知三河之次則其餘六者太史馬頰覆釜在東光之北成平之南簡潔鈞盤在東光之南鬲縣之北也案鄭云河水自上至此

流順而地平無岸故分爲九以衰其勢者史記河渠書云禹導河至大邳禹以爲河所從來者高水湍悍難以行平地數爲敗乃廝二渠以引其河北載之高地過降水至大陸播爲九河廝漢志作醜孟康云醜分也分其流泄其怒也彼二渠雖指一出貝邱一出漯川要下九河亦蒙上廝分之文且此段文意正是說河從高而下至平地不可不分與鄭合也鄭又云今河閒弓高以東至平原鬲津往往有其遺處者漢志弓高縣屬河閒國鬲縣屬平原郡班固自注云平當以爲鬲津續志略同疏雖不能全引鄭注所載郭璞許商說而申之者卻與

鄭合也今直隸河閒府交河縣有成平故城東光縣東有東光故城阜城縣西南有弓高故城山東濟南府德州北有鬲縣故城皆漢縣也唐以下諸家紛紛訪求各自立說如謂鉤盤在景城郡界馬頰覆釜在平原郡界者杜佑通典也謂河北道德州安德縣馬頰河在縣南五十里平昌縣馬頰河在縣南十里棣州陽信縣鉤盤河經縣北四十里者李吉甫元和志也謂簡河在貝州歷亭縣界者張守節史記正義也謂河北道冀州蓨縣馬頰河經邑界德州安德縣馬頰河在縣南五十里德平縣馬頰河在縣南十里棣州滴河縣馬頰河在縣北

二十里陽信縣鉤盤河在縣北四十里滄州樂陵縣馬
 頰河在縣東六十里鉤盤河在縣東南五十里者樂史
 太平寰宇記也謂南皮縣有潔河者金史地理志也謂
 古河本北流衡漳注之河既東徙漳自入海北流之漳
 疑古徒駭河踰漳而南清滄二州之間有古河隄岸數
 重地皆沮洳沙鹵疑太史河滄州之南有大連澱西踰
 東光東至海疑胡蘇河澱南至西無棣縣百餘里間有
 曰大河曰沙河皆瀕古隄縣北地名八會口縣城南枕
 無棣溝疑簡絜等河東無棣縣北有陷河闊數里西通
 德棣東至海疑鉤盤河濱州北有士傷河西踰德棣東

至海在最南差狹疑焉津河者于氏欽齊乘也謂太史
 河在南皮縣北者明一統志也皆不如許商所言約略
 在三百里間者為可信

鶴壽案墨子兼愛篇云禹治天
 下東方漏之陸防孟諸之澤灑
 為九澮以捷東土之水九澮者九河也淮南子要略云
 禹身執壘垂以為民先別河而道九岐高誘注云別洩
 去也九岐謂從釋地已下至九河皆禹所名也一日徒
 爾雅郭璞謂從釋地已下至九河皆禹所名也一日徒
 駭李巡曰禹疏九河以徒眾起許商曰在成平班固曰
 勃海郡成平縣葦池河民曰徒駭河太平寰宇記云徒
 駭河與滄州清池縣相接二曰太史李巡曰大使徒眾
 通其水道陸德明曰史官記事之處導河書云太史河
 在德州安德縣東南經滄州臨津縣西三日馬頰李巡
 曰河勢上高下狹狀如馬頰輿地記云即駕馬河也通
 典云在平原郡界元和郡縣志云在安德寰宇記云在
 滴河四曰覆鬴李巡曰水郡中可居住往而永靜軍阜城
 通典云在平原郡界導河書云覆鬴河在永靜軍阜城
 縣東經東光縣西北五日胡蘇李巡曰其水下流胡下

也蘇流也顏師古曰下流急疾之貌許商曰在東光班固曰勃海郡東光縣有胡蘇亭寰宇記云在滄州饒安臨津無棣三縣六曰簡河李巡曰簡大也水深而大孫炎曰水通易也史記正義云在歷亭七曰絜河李巡曰絜若也水多山石治之若絜孫炎曰水多約絜輿地廣記云簡絜在臨津縣八曰鉤盤李巡曰水曲如鉤折如人股孫炎曰般桓不前漢地理志平原郡有般縣今山東濟南府德平縣東北二十里有般縣故城縣以河名也古字般與盤通用鉤盤河在今陵縣東四十五里九曰高津李巡曰水狹小可高為津許商曰在高縣班固曰平原郡高縣平當以為高津輿地記云無棣縣有高津河通典云在饒安寰宇記云在樂陵縣東西北流入饒安縣界今案李巡等所釋名義未知然否若其在之處徒駭為河之本道非虜沱河也今直隸河間府交河縣至天津府天津縣皆是胡蘇在今河間府東光縣東南鉤盤在今濟南府臨縣東高津在今河間府寧津縣西九河之可攷者唯此而已若杜佑李吉甫歐陽志樂史諸人之說或新河載以舊名或一地互為兩說此皆似是而非無所依據不然許商僅得其三而唐宋人乃反得其九哉春秋緯寶乾圖云移河為界在齊呂填

開八流以自廣尚書中候亦有其文故鄭康成謂齊桓公塞之同為一河于欽齊乘則云河至大陸趨海勢大土平自播為九非禹鑿之也歷商周至齊桓時千五百餘年支流漸絕經流獨行其勢必然非齊桓塞之也然八流之鎮不為無因齊桓卒于襄王九年至定王五年甫四十二年而河徙故瀆蓋下流既壅水行不快上流乃決河之患始此矣

蔡傳此節誤處甚多正義徒駭是河之本道東出分為八枝漢書叙傳云商竭周移秦決南涯自茲距漢北八枝服虔曰本有九河今塞餘有一也是知徒駭為經流餘八為支派也李巡邴昂爾雅注疏朱子孟子集注俱分列九河曾取以簡潔為一以其一為經流又訛絜作潔蔡從之其誤一林之奇以九道勢均無經流支派之別亦非引杜氏通典止及覆黼若

安德有馬頰滄州東光有胡蘇俱未引其誤二引元和志馬頰河在德州安德平原南東按元和志德州安德縣乃郭下有馬頰河在縣南五十里縣東北至平昌縣八十里平昌縣南十里亦有馬頰河于平原縣不相涉不知何緣認作平原殆是昌縣南三字耳其誤三元和志德州安德有鬲津將陵有鬲津棣州陽信有鈞盤俱未引及其誤四引寰宇記胡蘇河在滄州饒安無棣臨津三縣按無棣縣樂史竝未云有胡蘇其誤五又云鬲津在樂陵東西北流入饒安原本乃樂陵西東北流入饒安其誤六德州安德有馬頰德平有馬頰滄州樂陵

有馬頰而止及滴河安德有鬲津德安將陵有鬲津而止及樂陵饒安其誤七謂今滄州之地北與平州接壤按今滄州北乃天津府宋之清州界非平州平州卻在東北五百餘里中隔幽州之武清境不相接其誤八更有誤者自鄭康成下至唐宋人所說九河皆不信鑿空懸擬謂在滄州北至平州五百餘里之間不但誕謾可駭且如其說九河在今靜海天津寶坻寧河玉田豐潤灤州樂亭等境然則爲冀州地不當在兗州矣

出河之沛

水經叙沛水自滎陽以下原委甚悉杜預春秋釋例沛

自滎陽卷縣東經陳畱至沛陰北經高平東平經沛北

東北經沛南至樂安博昌縣入海此自卷縣博昌而外略舉郡名故與水經

不同孔穎達謂水道今古或殊杜据春秋桓十八年注

灤水在濟南歷城縣西北入濟哀十三年注陳畱封丘

縣南有黃亭近濟水左傳僖元年注汶水出泰山萊蕪

縣西入濟僖三十一年注濮水自陳畱酸棗縣徬河東

樂安入海哀二十七年注濮水自陳畱酸棗縣徬河東

北經濟陰至高平入濟所言皆河南之沛瀆鄆璞山海

經注今沛水自滎陽卷縣東經陳畱至沛陰北東北至

高平東北經沛南至樂安博昌縣入海張湛列子注沛

水出王屋山為沆水東經温為沛水下入黃河十餘里

南渡河為滎澤又經沛陰等九郡入海酈道元依水經

以立注于出河之沛又加詳焉是由東漢以迄後魏河

南之沛未嘗一日絕也至唐人則據司馬彪之言以為

自王莽後河南不復有沛水太子賢注後漢循吏傳云

沛水東流逕温縣入河度河東南入鄭州又東入滑曹

鄆濟青等州入海王莽末旱則枯涸但入河內而已王

景傳沛渠下注云沛水出今洛州濟源縣西北東流經

温縣入河度河東南入鄭州又東入滑曹鄆濟青等州

入海即此渠也王莽末旱因枯涸但入河內而已史記

正義引括地志亦云沅東至温縣西北爲沛水又南當鞏之北南入于河入河而南截度河南岸溢滎澤今無水成平地諸說紛紛互異者蓋王莽末旱枯之事郡國志繫河內温下酈注亦于温縣沛水故瀆下言之其所云枯後復通津渠勢改者謂沛水自温縣入河不復東至武德耳而滎陽以下絕無一字道及殆與河南之沛無涉謂王莽末河南之沛亦枯者非也其後河北之沛旱止則復故而河南之沛屢爲濁河所侵至東漢滎澤遂塞則河南已無沛矣但故瀆猶存滎陽所引之河尚行其道實河水而亦名沛正京相璠所云出河之沛水

經所叙杜預等所言是也王景傳云平帝時河汴決壞建武十年河決毀沛渠所漂數十許縣此正滎澤致塞之由逮後三十五年爲永平十三年汴渠城明帝巡行下詔曰今河汴分流復其舊迹陶丘之北漸就壤墳此汴壞而沛亦壞汴治而沛亦治之徵也順帝紀陽嘉元年二月詔遣王輔等持節詣滎陽盡心祈焉注沛水四瀆之一至河南溢爲滎澤故于滎陽祠焉袁紹傳將伐操宣檄曰青州涉濟漯注紹長子譚爲青州刺史沛漯二水名五行志殤帝延平元年注引袁山松書曰六州河沛渭雒洧水盛長泛溢傷秋稼鄧艾傳宜開河渠引

水溉田又通運漕之道乃著沛河論以喻其指晉傅祗傳武帝時為滎陽太守自魏黃初大水後河沛泛溢鄧艾嘗著沛河論開石門而通之至是復浸壞祗乃造沈萊堰充豫無水患郗超傳太和中桓溫將伐慕容氏引軍自沛入河超諫曰清水入河無通運理毛穆之傳鑿鉅野百餘里引汶會于沛慕容儁載記遣弟恪討段龕于廣固遇龕于沛水之南慕容超載記是歲河沛凍合而澠水不冰至諸葛攸率水陸二萬討儁入自石門屯于河渚符堅伐晉運漕萬艘自河入石門達于汝潁石門滎口石門也正為沛口其不枯絕可知宋符瑞志文

帝元嘉二十四年二月河沛俱清孝武帝孝建三年九月沛河清大明五年九月河沛俱清魏靈徵志顯祖皇興三年正月河沛起黑雲廣數里掩東陽城上如夜隋五行志後齊河清元年四月河沛清北史齊本紀武成帝河清二年六月齊州上言沛河水口見八龍升天周本紀宣帝大象二年二月滎川有黑龍見與赤龍鬪于沛水側魏叔孫建傳建與長孫道生濟河而南宋將王仲德等自清入沛東走青州以上諸條皆言河南之沛可見王莽旱枯專指河內而言即東漢滎澤已塞而河南故瀆如故也

通鑑謂沛久枯于北齊大書河沛清者易作河水清不知沛字何緣譌為水于

毛穆之傳之沛邾超傳之沛皆易作清水以荷澤汶水合流之清河當之不知此實可稱沛水也蓋自

東漢居東都濬汴渠以利漕汴治則出河之沛亦治所以魏晉南北朝言河南之沛者歷歷可稽但所言不但非滎澤陶丘之禹迹亦并非周初導為滎川以接陶丘之舊滎澤之塞究不能復通故太子賢等皆言沛但入河其說固竝行不悖也若夫唐之清河自須昌以下所受惟荷汶則又非汴渠行沛瀆之舊矣李吉甫曰沛水自王莽末入河同流于海則河南之地無沛水矣自後所說皆襲舊名如鄆州之須昌濟州之長清盧縣齊州之臨邑豐齊全節臨濟章丘淄州之濟陽長山鄒平高

苑青州之博昌諸縣界中竝有沛水其後則不經博昌而改從棣州之蒲臺入海是皆襲舊名而實非沛杜佑曰王莽末旱沛渠枯涸但入河而已不復截河而南水經是和帝之後所撰乃云南過滎陽武封丘寃胸乘氏等縣竝今縣地一依禹貢舊道斯不詳之甚酈道元從而注之其所纂叙竝大紕謬又曰沛水莽末旱涸不復截河過今東平濟南淄川北海界中有水流入于海謂之清河實荷澤汶水合流而曰沛河蓋因舊名非本沛也按王莽旱枯止于河北河南河沛實因沛渠為河所奪滎澤已塞之故與莽無涉水經注所叙舊道乃指

出河之沛行舊瀆而言亦不為謬李杜二家皆有誤至
 言當時現行之沛皆徒襲舊名實非沛水所受乃荷汶
 此則確甚推原其故自天寶之後汴水湮廢沛渠亦無
 所受荷澤以西竟成斷港故元和志言沛但自須昌始
 而鉅野以北沛河所行實荷汶之合流其所謂荷即五
 丈溝之水西自考城來者也迨元人開會通河引汶絕
 沛以資運道明永樂中又于古四汶口之地築戴村壩
 遏汶使西南流汶水自是盡出于汶上西南至南旺入漕四分南流出上開接沂泗六分北流
 出下閘惟小鹽河一線洩入清河小鹽河在今東阿縣西南二十里即運河
 抵漳衛則東阿以下清河所行惟賴山泉溝澤之所
 所洩汶水支流也

經注以成其川并無荷汶之可言而河南真無沛矣志
 家猶執清河以為禹貢之沛水可乎至東平歷下諸泉
 從地涌溢入大小清河此等雖亦可稱沛水與滎澤陶
 丘之遺迹則毫無干涉總而論之沛水有再伏再見泰
 澤一伏東丘一見見水經注滎東又伏為再伏出曹濮
 閒為再見見唐書許敬宗傳自周初導滎澤為通川與
 陶丘復出之沛相接故漢志于軹出滎陽下即繼之曰
 又東至琅槐入海不言東出陶丘而定陶縣下亦止云
 禹貢陶丘在西南不引東出之文蓋再見之迹止矣鴻
 溝既開滎瀆為濁河所亂陶丘之竇日就填淤而滎澤

如故其後滎澤亦塞河南由是無沛水矣水經以河沛
 合流分入滎瀆者為沛水京相璠謂之出河之沛酈道
 元述之則瀆雖沛而水實河矣唐以後汴渠不通鉅野
 以北所行惟荷汶矣元明以來引汶絕沛東阿以下所
 受惟山泉而并非荷汶矣禹貢大川舊迹變徙蕩滅無
 一存于今未有如沛者也蔡傳引唐李賢謂沛自鄭以
 東貫滑曹鄆齊濟青以入于
 海不及王莽末枯涸等語似唐見有此水引樂史謂今
 東平濟南淄川北海界中有水流入海謂之清河不實
 指荷汶二水語不全具本出通典非寰宇記且彼本謂
 清河非沛而蔡反以證沛不絕流至引曾鞏沈括之說
 以助突泉阿井證河南有沛于經旨有何發明前豫州
 滎播既豬節蔡誤認滎陽引河為禹迹即豬而為澤者
 中又插入鄭康成注滎澤已塞一段又不言後代變徙
 鶴突含糊吾無責焉矣鶴壽案閻百詩潛邱劄記中

有釋餘論一卷先生所引杜預春秋釋例郭璞山海經
 注張湛列子注後漢王景傳濟渠下注即餘論之第十
 七條答黃子鴻者也先生又引王景傳平帝時河汴決
 壞晉傅祗傳造沈萊堰却超傳清水入河毛穆之傳引
 汶會于沛即餘論之第二十二條覆東海公者也王景
 傳原文云平帝時河汴壞決未及得修建武十年陽武
 令張汎上言河決積久日月浸毀沛渠所漂數十許縣
 宜改修隄防以安百姓光武即為發卒浚儀令樂俊復
 上言昔元光之間人庶熾盛隄壑殖而瓠子河決尚
 二十餘年不即擁塞今居家稀少田地饒廣雖未修理
 其患猶可先武得此遂止後汴渠東侵日月彌廣而水
 門故處皆在河中究豫百姓怨歎觀此則知張汎所言
 河毀沛渠竝不在建武十年即百詩所引亦未有錯誤
 今先生奮筆直書刪作建武十年河決毀沛渠所漂數
 十許縣若不見原文不幾似建武十年河決乎且謂河
 南之濟未嘗一日枯絕則太子賢等固云沛水度河東
 南入鄭州又東入滑曹鄆濟青等州入海矣先生謂河
 南之濟為河所奪竝非沛水則太子賢等固云王莽末
 旱則枯涸但入河內而已雖欲駁之無可駁也今案水
 經沛水篇云沛水東至乘氏縣西分為二其一水東南

水經

卷四十八

三

世楷堂

流是為其一水從縣東北流入鉅野澤是為又東北過壽張縣西界安民亭南汶水從東北來注之壽張故城在今山東兗州府壽張縣東南五十里安民亭在今泰安府東平州西南十里于會汶自此北流逕東阿平陰肥城三縣及濟南府之長清齊河二縣至歷城縣即今大清河也自歷城東流逕章邱鄒平長山新城四縣及青州府之高苑博興二縣至樂安縣入海即今小清河也禹時沛水入海遠在今青州府以東續漢志云河內郡温縣沛水出王莽時大旱遂枯絕通典云沛水因王莽末旱渠涸不復截河過今東平濟南淄川北海界中有水流入于海謂之清河實荷澤汶水合流而曰沛河蓋因舊名非本沛水也杜佑力詆水經為不可信然沛水雖絕其故瀆猶存則即他水之

雷夏灘沮

兗州雷夏既澤灘沮會同二句為一節分析不得史記集解引鄭注云雍水沮水相觸而合入此澤中地理志

雷澤在沛陰成陽案鄭所引係前志文疏亦引此而于成陽下添縣西北三字是也被志冠以禹貢疏去之則非至蔡傳分析二句各為一節別創新解但即雷夏句引前志而改成陽為城陽謬一下又云今濮州雷澤縣西北也攷漢成陽縣至隋唐改名雷澤縣杜佑通典云雷澤縣本漢成陽縣是也宋因之故宋史地理志京東西路濮州有雷澤縣至宋南渡此地久没入金蔡尚言今濮州雷澤縣謬二成陽故城在今曹州府治荷澤縣東北六十里蔡云西北謬三若乃灘沮二水漢志已不載想本係小水唐虞時頗泛濫至漢即微凡致功者雖

小必記禹貢例也此乃沛之別派沛性伏流潛發隨地涌出故別派頗多榮播陶丘外後有此二水入此澤既有所鍾則不泛濫矣元和志灘水沮水二源俱出雷澤縣西北平地又曰雷夏澤在縣北灘沮二水會同此澤其雷澤下流不知何往大抵不南注沛卽北注濮上亦終歸于沛也續元和志似二水入澤唐時猶有遺蹤其後當五代時河流經此蕩滅無存趙宋人欲于此求禹迹縱親履其地而一望茫茫何由尋覓然注疏具在僞孔傳明云雷夏澤名灘沮二水會同此澤可襲用也乃引曾氏云爾雅水自河出爲灘許慎云河灘水在宋又

汲水受陳畱浚儀陰溝至蒙爲灘水東入于泗水經汲水出陰溝東至蒙爲狙權則灘水卽汲水也灘之下流入于睢水地志睢水出沛國芒縣睢水其沮水與晁氏云爾雅河出爲灘濟出爲濇求之于韻沮有楚音二水河濟之別也未知孰是按此條譌舛不可勝言禹貢以山川定疆界此州境內必不關入他州之水卽或如冀之治梁及岐荆之朝宗于海因施功原委相通本爲一事耳曾氏以蒙縣之灘水爲此經之灘水以芒縣之睢水爲此經之沮水不知許慎所言灘水東入于泗地志所言睢水亦東南入于泗二水皆出于豫入于徐于沈

何與郭璞注河出之灘誤引此經證之而曾承其謬其

誤一也所引地志睢水出沛國范縣係應劭漢書注徑

永城縣東北睢水東流經范又引水經汜水東至蒙為

狙獲攷之今本狙獲作灘水按此二字應作灘水傳寫

譌作灘水會又誤灘為狙其言獲者殆獲字之譌因水

經又云獲水出汜水在蒙縣北地志梁國蒙縣獲水首

受留獲渠東北至彭城入泗是也蓋汜水下流至蒙縣

分為二一為灘水一為獲水會氏見其同承汜水遂以

獲附益之而又譌為獲其誤二也以睢即沮誤矣而遂

云灘之下流入之按睢水在睢陽城南汜水在睢陽城

北汜即灘也可云相通不可云入何也水經云汜水餘波南

入睢陽城中注云汜水自縣南出今無復有水惟城南

側有小水南流入睢可見古時汜水至睢陽與睢水相

通至後魏其流殆絕若灘之下流則為獲水豈入睢乎

其誤三也引水自河出為灘爾雅釋水文爾雅出周公

子夏無可疑然云自河出則與許氏說文所云灘在宋

及汜水臣鉉云今作汴者合汴起周衰至蒙為灘禹河

所無而見爾雅者此條周末子夏門人所附益乃據汴

之入泗者言禹河則由大陸未有鴻溝與淮泗絕不通

去此甚遠安得有別出之灘要之古水名同者頗多在

宋之灘名與入雷澤者偶合况鄭于沈州之水本作灘不加水旁乎然則此亦無害于爾雅之為古書病在郭璞謬引沈州水當之耳不知灘沮乃沛別派平地涌出與河何涉即水經注所云濮陽縣北十里即瓠河口禹貢灘沮會同爾雅水自河出為灘云云其意以瓠子為雍此則在沈域但禹河不經濮陽以瓠子為禹貢之雍亦非也會氏執爾雅郭注文以灘必自出河其誤四也沮雖有楚音今攷水經注沮水西分濟瀆經濟陰郡南爾雅云沛別為濇昔漢祖即帝位于沮水之陽張晏曰在濟陰之界也沮音泛今曹縣定陶皆有沮水沮水又東合荷水而北

注于沛瀆然則濇水即沮水與沮無涉安得讀沮曰濇以當之耶其誤五也會晁之說多謬蔡傳載之舛矣惟以鄭注為據則知二水並出于沛與河無涉並在沈州與豫徐無涉其解自明鶴壽案雷夏澤在今山東曹州府濮州東南與荷澤縣接界沮二水在荷澤縣南二十五里東北入雷澤蔡傳云雷澤夏地志在濟陰郡城陽縣西北今濮州雷澤縣西北也並無所誤先生駁之曰改成陽為城陽謬一此亦如阜成今為阜成大成今為大城筆迹小異耳又駁之曰隋唐改成陽為雷澤宋南時已沒入金蔡尚言雷澤謬二蔡氏宋臣將不稱本朝之縣而稱賊人之地乎又駁之曰成陽故城在今荷澤縣東北六十里蔡云西北謬三今案據今荷澤縣言則雷夏在東北據漢成陽縣言則雷夏在西北蔡氏西北二字指宋之雷澤縣不指今之荷澤縣况成陽故城在今濮州東南一百里唐雷澤縣之北今荷澤縣之東少北先生所謂在荷澤縣東北六十里者乃雷夏澤而誤以為成陽縣耳

蛾術編卷四十八終

蛾術編卷四十九

嘉定王西莊先生原本

吳江

迨鶴壽參校

沈懋德校刊

說地十三

故大河屯氏河

魏郡鄴故大河在東北入海按此本漳水與河經流徒駭相亂班因目為故大河實非禹河又館陶河水別出為屯氏河東北至章武入海過郡四行千五百里章武屬勃海郡郡治浮陽即今滄州過郡四者東郡清河平原信都也除去所出之魏郡及入海之勃海郡不數故

但言四郡若連首尾言之則六郡他水皆連首尾為所

過郡此又不畫一鄭以屯氏河為禹河詳後案

在今河南彰德府臨漳縣西二十里故大河在縣東由

斥邱縣東至列人縣東得橫漳東北至驪成縣南入于

海此禹河也漢館陶縣即今山東東昌府館陶縣屯氏

河在縣北溝洫志云自塞宜房後河復北決于館陶分

為屯氏河此漢河非禹河也鄭康成亦明知之而必以

屯氏河為禹河者地說云大河東北流過降水千里至

大陸為地腹鄭既以黎陽之共水為降水而共水入河

之處去大陸亦只六七百里與地說不協若逕館陶則

道尤迂遠得盈千里矣然鄭亦不敢質言故曰今共縣

共水近所謂降水也館陶北屯氏河故道皆出鄭氏獨見在鄭

水為降水以屯氏河為大河故道皆出鄭氏獨見在鄭

氏亦係疑而未定之詞乃先生已奉如著龜故為之解

曰水經言淇水東過內黃縣而向北昔殷王河亶甲居

相其子祖乙時城為河水所圯元和志云相州內黃縣

東南三十里有故殷城河亶甲所築則禹河出內黃安

陽之間矣自此而北為鄭東之故大河若依漢志則禹

河行臨漳之東矣自此而東北歷成安肥鄉亂漳水後

河南徙漳水乃行河之故道後人遂目為漳水水經濁

漳水篇自斥漳縣歷叙至北逕鉅陸縣故城東即禹貢

大陵所在也凡漳所行皆河故道祖乙遷于耿史記作

邢即今順德府邢臺縣其地亦潞河故至盤庚時又圯

則禹河行鉅鹿之東矣然則謂禹河自淇口過降水由

鄭東至大陸似無不可鄭乃不取者鄭東河雖見漢志

其實是河與漳水亂流水經注所謂徒駭瀆連漳絳者

也若屯氏河漢志雖言其為河水別出但此河從濬滑

之北出內黃清河之東至滄景間與大河故瀆合自是

禹河故道王橫曰禹之東行河水本隨西山東去若

使從降道至鄴是西北去非東北去矣或疑屯氏河不

經大陸若以為禹河則至去大陸句無著但數千載下

一望茫茫皆成平地安知古之大陸無著但數千載下

水經注謂一則漯川今所行也一則北瀆王莽時空二

渠皆自長壽津以引河長壽津在濬滑之間河渠書言

元光中河決瓠子其後發卒塞之導河北行二渠復禹

舊迹則司馬遷亦以西漢見行之河為禹河所謂北瀆

一名大河故瀆者也屯氏河實出大河故瀆鄭不以當

禹河者周譜云定王五年河徙其所徙即大河故瀆故

戎行編 卷四十九 世楷堂

藏板

鄭氏轉以屯氏河為禹迹也至鄴東河本漳水與徒駭
 河相亂班固因目為故大河耳今案先生歷舉河壘甲
 以下云云亦明知漳水所行即是禹河故道矣王橫所
 謂下東北去止就大勢言之其間豈無小曲况鄴東河
 實在內黃之北並非西北乎屯氏河不經大陸先生無
 以解之乃云安知古之不經大陸是先生于屯氏河之
 源流並未致也周定王時河徙在某處自其至某若干
 路無書可徵則所徙不過數里亦未可知安見北瀆盡
 自所徙之道而非禹迹乎屯氏河即從北瀆分出豈有
 北瀆尚非禹迹而分出之支流轉是禹迹乎先生專主
 鄭說不得不辛苦分明其實不然地理志云屯氏河過
 郡四溝洫志云屯氏河東北逕魏郡信都勃海入海則
 四當作三先生則云水經注言河所行有東郡清河平
 原信都者即屯氏河所過之四郡也但數千載下一望
 茫茫皆成平地安知古之必經此四郡邪又云其實當
 有鉅鹿但無致耳先生此語又以彌縫安知不過大陸
 之說解經如此
 大費苦心矣

漯水過郡三

東郡東武陽禹貢漯水東北至千乘入海過郡三行千

二十里過郡三謂東郡平原千乘也鶴壽案東武陽在

縣東南漯水源流已見前過郡三當作

泗水過郡六

濟陰郡乘氏泗水東南至睢陵入淮過郡六行千一百

一十里說詳後案睢陵當作淮陰鶴壽案此泗水即荷

經云沛水東至乘氏縣西分為二其一水東南流過乘

氏縣南昌邑縣北金鄉縣南東緡縣北又東過方與縣

北為荷水荷水東過湖陸縣南東入于泗又東過沛縣

陰山陽沛郡楚郡

東海臨淮凡六郡

睢水過郡五

世楷堂

陳留郡浚儀睢水首受狼湯水東至取慮入泗過郡四
行千三百六十里過郡四謂陳留梁國沛郡臨淮也除

彭城不數鶴壽案水經注云睢水出陳留縣西狼湯渠東逕雍邱縣北襄邑縣北寧陵縣南睢陽縣

南穀熟縣北粟縣北太邱縣北范縣北相縣南彭城郡之靈壁東取慮縣北下相縣南東南流入于泗今睢水自江蘇徐州府靈壁縣北徐州府睢寧縣南又東南百

廣陽國

漢志廣陽國高帝燕國昭帝元鳳元年為廣陽郡宣帝
本始元年更為國續志則云廣陽郡高帝置為燕國昭
帝更名為郡世祖省并上谷永平八年復略去宣帝一

層不叙非也屬縣第一縣為薊二志同前志注云故燕
國召公所封續志注略同說文邑部云邾周封黃帝之
後于邾也从邑契聲讀若薊上谷有邾縣樂記武王克
殷未及下車而封黃帝之後于薊釋文云薊即燕國都
孔安國司馬遷及鄭皆云燕國召公與周同姓按黃帝
姓姬君奭蓋其後也或黃帝之後封薊者滅絕而更封
燕乎攷成王崩後召公尚在朝未就封則武王未下車
所封必非召公德明兩說以後說為是但羣書皆作薊
而說文獨作邾雖讀若薊而薊自在州部注云笑也非
地名此不可解一也二志上谷郡皆無邾縣而既云黃

帝之後所封似鄴即薊矣乃不云廣陽反云上谷乎此

不可解二也于薊案樂記賓弁賈章云武王封黃帝後

秋慎大覽云武王封黃帝後于祝鄭注祝或為續呂氏春

本紀云武王封黃帝後于祝帝堯後于薊祝續聲相近

也祝鑄聲之轉也薊亦聲相近也既以祝鑄為黃帝

後因以薊黎為帝堯後輾轉相承遂增鞞鞞當以樂記

為正陸德明謂黃帝姬姓君奭蓋其後也此說非是春

秋穀梁傳云燕周之分也范甯注分子謂周之別子

孫也或出大王或出王季班固王充皇甫謐則以為文

王子譙周則以為周之支族富辰叙文昭十六國雖不

數燕然云召穆公糾合宗族于成周則必至戚也德明

特借姬姓二字以附合黃帝之後耳其實黃帝之子二

十五宗其得姓者十有四人為十二姓姬百祁已滕歲

任荀偃姑環衣是也唯元囂與倉林同于黃帝皆為姬

姓武王所封者名薊國不名燕國則豈必其姬姓乎即

使姬姓又豈必其為元囂之後而非倉林之後乎德明

又云或黃帝之後封薊者滅絕而更封燕此說亦不然

史記正義云薊燕二國俱武王所立因燕山薊邱為名

北海平壽壽光斟縣

北海郡有平壽縣壽光縣斟縣應邵以平壽為古埧

壽光為古埧灌而班氏于斟縣注云故國禹後攷史記

成行編 卷四十九 世楷堂

其地足自立國薊微燕威乃并薊居之括地志云燕山

在幽州漁陽縣東南六十里國都城記言武王封召公

奭地在燕山之野故國取名焉今案薊邱在今順天府

宛平縣北燕國在今大興縣境古者置國犬牙相錯地

雖甚近二國竝建豈必薊滅而後封燕哉太平寰宇記

夏本紀夏後有斟姓卽此是也而斟灌斟尋則見襄四年傳魏絳哀元年傳伍子胥之言據杜注云二國夏同姓諸侯疏以爲世本文斟與平壽壽光二縣相近故應劭析言之杜預亦用之啓子太康失邦昆弟五人須于洛汭書序文也夏都安邑本在河北如書序言則是太康爲羿拒逐于河南蓋河北之地皆爲羿所據矣太康崩弟仲康立仲康崩子相立夏本紀文也據杜預謂相依于二斟則自太康以下三世皆因失國無歸而依同姓乃羿因夏民代夏政後爲寒浞所弑浞使其子澆滅斟灌斟尋及夏后相夏遂絕祀至相之遺腹子少康長

而滅澆及其弟豷夏之遺臣靡復收灌尋餘燼以滅浞而少康返國則復歸于河北矣竊計羿浞相繼僭立者在安邑太康仲康后相相繼擁虛號者在二斟此書序左傳與應劭杜預說之可信者宋末金履祥鄒季友說南陽夏相居河北相近之但云太康居河帝止則不知何據臣瓚乃依汲郡古文太康居斟尋羿亦居之桀亦居之然則魏絳安得云羿因夏乎王制有因國昭元年傳商人是因若羿居斟尋則非因矣汲郡古文束皙爲誤何足爲憑乃因此并謂斟尋在河南不知斟故國在北海去河南甚遠且伍子胥謂少康祀夏配天不失舊物自是返國河北而桀都亦在河北瓚說

非也

東平國

東平國景帝為濟東國武帝元鼎元年為大河郡宣帝
 甘露二年為東平國按濟東國除為大河郡見文三王
 傳而夏侯勝傳云初魯共王分魯西寧鄉以封子節侯
 別屬大河大河後更名東平節侯見王子侯表不言國
 除為大河者略之韋賢子元成傳遷大河都尉服虔曰
 今東平郡也本為濟東國後王國除
 為大河郡亢父樊成帝紀建始二年東平王宇有罪削樊亢
 父二縣今志仍有此二縣者其後又復見宇本傳紀但
 書削不書復脫漏也鶴壽案文帝二年封子懷王揖于
 梁揖七後十年徙子孝王武于梁

景帝中六年別為濟東國封孝王子彭離彭離驕悍昏
 莫行剽武帝元鼎元年廢為庶人徙上庸國除為大河
 郡宣帝甘露元年封子思王宇為東平國子煬王雲建
 平三年坐祝詛上自殺國除元始元年王莽復立雲太
 子開明為東平王

魯國

魯國故秦薛郡高后元年為魯國其屬縣有薛縣攷史
 記魯世家魯為楚所滅秦滅楚後改為薛郡者當以其
 所屬之薛而名之則秦時已不見有魯國之名矣而高
 紀云既斬項羽楚地悉定獨魯不下持羽頭示之魯乃
 降下又云初懷王封羽為魯公及死魯又為堅守故以
 魯公禮葬羽然則楚漢之際此地復為魯也羽始為魯

公及其後自立為西楚霸王王梁楚地九郡雖都在彭
城今徐州府治銅山縣而魯地亦在九郡之中蓋泗水郡地也或
疑如此則楚漢之際此地既復為魯何以直至高后時
方復為魯國邪案張耳傳高后六年立耳之孫偃為魯
王似地志元年當作六年楚漢之際名稱不定直至張
偃就封方定改薛郡為魯國耳高紀云項梁擊殺景駒
秦嘉止薛沛公往見之下又云沛公如薛與項梁共立
楚懷王孫心為楚懷王此薛則指魯國所屬薛縣彼時
諸侯之兵初起尚仍秦制此地大約仍為薛郡之屬縣
但薛郡實是魯故國項氏初起在薛故其後羽有魯公

之封

薛縣

漢公孫宏傳云菑川薛人今志菑川國無薛縣薛縣乃
屬魯國注云故秦薛郡高后元年為魯國據此注秦時
因薛縣而稱之至漢則以此郡屬縣有魯是伯禽故國
故改為魯國而薛縣則不知何時曾改屬菑川故宏得
為菑川薛人地理志據最後元始為定故薛仍屬魯國
但各列傳每人書某郡縣人亦當據後定乃偏據一時
稱菑川薛人是義例不定也鶴壽案先生以此譏班志
義例不定非也錢竹汀曰
漢時魯國有薛縣史記正義謂薛縣故城在徐州滕縣
南四十四里而菑川國亦有薛縣史記平津侯傳稱齊

苗川薛縣人是也或據班志苗川無薛縣疑本傳有誤
 是不然本傳明言苗川國人多詐譏之苗川國之薛縣不見于
 齊地故汲黯以齊人多詐譏之苗川國之薛縣不見于
 班志者班志據元成以後之版籍武帝時此縣猶未并
 省也今案錢氏謂有兩薛縣雖于古籍無徵然以地望
 徵之其言是也苗川國屬縣有三劇縣在今昌樂縣西
 東安平縣在今臨菑縣東樓鄉縣在今諸城縣西南皆
 不出青州府境魯國屬縣有六魯縣即今曲阜縣下縣
 在今泗水縣東汶陽縣在今寧陽縣北蕃縣在今滕縣
 東南騶縣即今鄒縣薛縣在今滕縣東南皆不出兗州
 府境凡縣改屬必在附近今青州府西南至兗州府
 中隔泰安沂州諸府則苗川國之薛縣安得改屬于魯
 哉國

淮陽郡

漢汲黯傳云居郡政清上令黯以諸侯相秩居淮陽則
 淮陽是郡名明矣而今地理志有淮陽國無淮陽郡注

但云高帝十一年置絕不見其曾為郡愚以異姓諸侯
 王表諸侯王表及高五王文三王景十三王宣元六王
 等傳考之高帝子友以高帝十一年立為淮陽王至惠
 帝元年徙趙是為趙幽王則淮陽國除為郡矣惠帝薨
 高后以假立惠帝之子強為淮陽王強死以武代文帝
 立武被誅則淮陽國又除為郡矣其後文帝子武以文
 帝三年立為淮陽王王十年而徙梁是為梁孝王則淮
 陽國又除為郡矣其後景帝子餘以景帝二年立為淮
 陽王王二年而徙魯是為魯共王則淮陽國又除為郡
 矣其後宣帝子欽以宣帝元康三年立為淮陽王是為

憲王自此之後傳子及孫凡有國六七十年至王莽時
 乃絕地理志以最後之元始為據故言國而中間沿革
 則俱略去也汲黯為淮陽守當武帝時而其前申屠嘉
 亦嘗為之見本傳及爰盎傳此當惠帝元年以後國除
 為郡之時司馬安亦嘗為之見鄭當時傳灌夫亦嘗為
 之見本傳田廣明與其兄雲中相繼皆嘗為之見酷吏
 傳此則皆在武帝時韓延壽亦嘗為之此則在昭帝時
 蓋自景帝四年時為郡直至宣帝元康三年為郡者約
 九十年故為守之見于史者如此之多若鄭宏傳兄昌
 為淮陽相此則在宣帝時憲王欽之國以後事矣

尹齊為淮

陽都尉見酷吏傳亦在武帝為郡時若國則不當有都
 尉 鶴壽案汲黯傳云召黯拜為淮陽太守黯伏謝不
 受印綬詔數強予黯曰臣常有狗馬之心今病力不能
 任郡事則淮陽是郡名汲黯早已有下注脚矣先生不引
 此一語反引黯居郡如其故治淮陽政清二句湊作居
 郡政清四字再引上令黯以諸侯相秩居淮陽一句使
 郡字在隱隱躍躍之間然後斷之曰則淮陽是郡名明
 矣必如此者所以見讀書之善于得聞也其實史漢非
 祕書何妨
 直截言之

合肥

漢地志合肥應劭曰夏水出父城東南至此與淮合故
 曰合肥按夏水與淮合之淮酈氏水經注引作肥而云
 闕駟之言與應劭同余按川流派別無沿注之理方知
 應闕二說非實證也蓋夏水暴長施合于肥故曰合肥

非夏水自父城逕合肥也

盛唐

漢本紀元封五年南巡狩至于盛唐文穎云盛唐在廬江韋昭云在南郡師古是韋說按地理志無盛唐縣唐開元中改霍山縣為盛唐寰宇記謂即漢縣雖無的據然下文云登灊天柱山灊縣屬廬江天柱即南嶽霍山則盛唐必近灊縣文穎謂在廬江者得之

沛國

續漢志沛國注秦泗川郡按沛國即前沛郡所屬縣以前志參對不見者多疑皆先武所并省泗川據前志當

作泗水

蒲姑地名非人名

毛詩齊風雞鳴疏引尚書大傳云奄君薄姑鄭康成注云疑薄姑齊地非奄君名攷書序成王既踐奄遷其君于蒲姑蒲薄古字通而漢地志成王時蒲姑與四國共作亂成王滅之以封師尚父是為太公國則大非矣四國者管叔蔡叔武庚與奄君也奄君本係助紂為虐後又從管蔡商為亂故成王滅之以其為從不殺然佞人不可居故地遷之蒲姑齊地使服于大國大傳蓋因其遷在蒲姑遂追稱奄君為蒲姑氏尚可而康成辨之極

是如漢志則直以奄之外別有一蒲姑氏作亂者則謬

奄在淮北蒲姑在今青州府博興縣東南本非一地且

封太公已久滅奄後不過益其封非至此始封鶴壽案

是人名後來遂為地名晏子對齊景公曰昔爽鳩氏始

居此地季荊因之有逢伯陵因之蒲姑氏因之而後太

公因之爽鳩氏少皞司寇季荊虞夏諸侯逢伯陵殷諸

侯蒲姑氏殷周間諸侯非人名而何蒲姑既居其地因

稱其地為蒲姑景王使詹桓伯辭于晉曰及武王克商

蒲姑商奄吾東土也則直以諸侯之名為地矣杜預

曰樂安博昌縣北有薄姑城水經泲水注云薄姑故城

在臨淄縣西北五十里括地志云在青州博昌縣東北

六十里蒲通作薄又作博博昌之博即蒲姑之蒲也漢

志云琅邪郡姑幕縣或曰薄姑此班氏存疑之詞水經

維水注云浯水東北逕姑幕縣故城東故薄姑氏之國

也蓋沿班氏之謬至奄君遷于蒲姑則本非蒲姑氏之

子孫自然不得以蒲姑為號故康成辨之若一例以

為地名則爽鳩季荊伯陵太公亦可謂之地名乎

太公反葬于周其事難行

太公封于營丘五世反葬于周營丘在今山東青州府

臨淄縣周則在今陝西西安府長安縣相去五六千里

五世反葬勞民傷財費時失事宜乎五世以下不能復

行也且即此五世葬周子孫欲來省視甚難亦非情理

此古禮之難行者鶴壽案今輿圖所載山東省東西一

約八百里陝西省東西九百三十五里而長安縣至省

東境約四百里河南省東西一千二百二十里而山東

陝西二省又錯入其境故元和郡縣志云青州西南至

上都二千四百有五里今先生謂相去五六千里謬矣

雩門

哀十一年左傳魯師次于雩門之外注南城門也五日

師及齊師戰于郊齊師自稷曲注稷曲郊地名水經注泗水條云沂水北對稷門即經書新作之南門杜預曰以僖公更高大之又名高門亦曰雩門門南隔水有雩壇會點所欲風舞處是稷門即雩門莊三十二年能投蓋于稷門注魯南城門是也稷曲則魯南郊地名與稷門各不相蒙鶴壽案魯南城門一名雩門一名稷門一名高門而又名龍門春秋說云桓公十三年龍門之戰死傷滿溝向亦未知龍門在何處偶見水經泗水注引尸子云韓雉見申羊于魯有龍飲于沂韓雉曰吾聞之出見虎搏之見龍射之今弗射是不得行吾聞也遂射之證以上文沂水北對稷門則知龍門之為魯南城門也尸子一條太平御覽卷六十三亦載之

歸三田

春秋夾谷之會齊歸所侵魯鄆汶陽龜陰之田左傳季友敗莒師獲莒子弟孺公賜季友汶陽之田此則僖公時汶陽屬季氏未詳何年為齊所侵奪也鄆者昭公二十五年冬齊侯取鄆使昭公居之蓋鄆本魯邑昭公出居乾侯齊景公取鄆使昭公居其地後昭公卒定公立齊竟據鄆為已有耳龜陰者山南曰陽北曰陰龜山之陰也史記作鄆汶陽龜陰左傳作鄆謹龜陰司馬貞杜預以為三田皆在汶陽左傳齊悼公之來也季康子以妹妻之即位逆之季魴侯通焉齊侯怒伐我取謹及闡及齊平泣盟逆季姬以歸嬖齊人歸謹及闡此則景公後

水經注 卷四十九 三 世楷堂

事既反讎又取之而復還也鶴壽案水北曰陽汶水之

龜陰三邑皆汶陽田今以水經注攷之汶水出泰山郡

萊蕪縣西南逕贏縣故城南桓三年公會齊侯于贏者

也又逕牟縣故城西西南牟附庸也又東南逕泰山東

又西南逕徂徠山西南又逕龜陰之田定十年齊人來歸

者也又逕龍鄉故城西南成二年齊侯圍龍者也又逕陽

關故城西陽虎據以叛者也又南會淄水淄水逕莒襄

城北隱十一年營之者也汶水又西南逕北縣故邱縣鑄鄉

故城南臧宣叔娶于鑄者也又逕剛縣北縣故闡邑齊

人取讎及闡者也又西地水注之逕剛縣北縣故闡邑齊

所侵也自汶之北平陽極目信公以賜季友者也地水

又逕夏暉城南桓三年齊侯逆姜氏于下謹者也汶水

又西溝水注之溝水逕棘亭南成三年叔孫僑如圍棘

者也左傳云取汶陽之田棘不服圍之南去汶水八十

里汶水又西南至無鹽縣郟鄉城南郟昭伯之故邑也

總而言之凡在汶水以北者皆得謂之汶陽

之田信公所賜齊人所取不必定在一處

魯三都會

魯三都會

魯三都會

魯三都會

魯三都會

魯三都會

魯三都會

魯三都會

魯三都會

魯三都會

春秋夫子將墮三都叔孫氏先墮郈季氏將墮費公山

不狃叔孫輒率費人襲魯公與三子入于季氏之宮登

武子之臺費人攻之入及公側孔子命申須句樂頌下

伐之費人北二子奔齊遂墮費蓋三都之墮其家臣不

欲而三子不為異同若三子意不欲墮何以費襲魯而

肯偕公同入于季氏之宮邪蘇子瞻以夫子墮都為不

言而信不怒而威于此可見

孔子所生聊非鄒亦非陬

閻氏若璩孟子攷云史記孟子列傳孟軻鄒人也鄒為

今山東兗州府鄒縣張爾公大全辨曰孟子所生之鄒

世楷堂

世楷堂

世楷堂

世楷堂

非戰國穆公之鄒國乃春秋孔子之鄒邑余曰吾之不
遇魯侯豈有本國之臣民而敢斥言其國與爵哉且祇
云近聖人之居未嘗云生聖人之鄉也或問孟子既為
鄒人曷為母葬于魯余曰孟子蓋魯公族孟孫之後不
知何時分適鄒遂為鄒人猶葬歸于魯者太公子孫反
葬周之義也然攷孟母墓在今鄒縣北二十里馬鞍山
陽又非魯地疑古為魯地猶魯鄒邑今亦在鄒縣界內
二國密邇左傳魯擊柝聞于邾是也愚謂閭辨確矣而
未盡然也大全以孔子所生之邾邑誤作鄒閭存之而
不能辨且曰魯鄒邑今亦在鄒縣界是雖知非一地直

謂其字則同不知魯邑不可作鄒也說文邑部邾字注
云魯下邑孔子之鄉从邑取聲側鳩切鄒字注云魯縣
古邾國帝顓頊之後所封从邑芻聲側鳩切邾字注云
江夏縣从邑邾聲側輸切邾音同字則迥別地亦各
異邾邾今音似異古音卻同故春秋傳作邾而後變為
鄒說文以鄒為古邾國也若江夏之邾與邾國相去二
千里字雖同全無涉古人造邾字專為魯邑用其他別
無所見若邾之變為鄒似在六國故孟子時有鄒穆公
蓋因二音究有微別故造鄒字此鄒與邾之地既不同
字亦斷不可混者也而大全與閭氏皆混為一矣六國

表凡春秋國之為某國所滅者其事即載此國格內魯至頃公十八年當楚考烈王八年為楚所滅

雖滅之仍封其君為

楚屬邑故漢滅楚項羽魯猶城守

故魯事皆附楚至鄒則後來亦為楚

所滅竝非先為魯所滅而地入于楚漢志魯國騶縣注云故邾國曹姓二十九世為楚所滅澤山在北應劭曰

邾文公遷于嶧者也鄒作騶則古字通耳續漢郡國無魯國亦無鄒縣蓋改併許慎則不據當代之書而據先

漢地理也此縣是孟子之鄉若孔子之邾則石經左傳襄十年邾人統杜預曰統邾邑大夫仲尼父叔梁紇也

邾邑魯縣東南莒城是也石經論語邾人之子說文無

邾字此已微誤豈可作鄒字邪史記孔子世家生魯昌平鄉陬邑注孔安國曰陬孔子父叔梁紇所治邑此所

引正安國論語注但又以邾為陬或形聲相近假借字說文阜部陬字注云陬隅也此與孔子所生之邾亦無

涉且邾从邑陬从阜二字大異自隸變邑阜偏倚竟無分別但以在左在右為殊豈知二部固自判然說文所

載之字不但不可改易增減點畫即上下左右亦不可移徙也

鶴壽案漢魯國魯縣即今山東兗州府曲阜縣在府東三十里鄒縣即今鄒縣在府東南五十

里孔子所生之邾邑在曲阜縣東南與孟子所生之邾國莒然兩處今據說文以辨正之更明晰矣

滅滕事當從漢志

朱子于孟子萬章問宋將行王政下注宋王偃嘗滅滕
 代薛敗齊楚魏之兵欲霸天下疑卽此時閻百詩釋地
 初刻謂漢地理志杜預釋例水經注竝云齊滅滕竹書
 紀年於越滅滕惟戰國策作宋滅而通鑑繫之赧王二
 十九年乙亥上距孟子勸行仁政甚遠朱子于宋初王
 卽曰嘗滅滕無乃太驟愚謂國策言宋滅滕亦見新序
 閻失舉然二書皆作宋康王五偃亡國何得美諡不可
 解朱子云云誠太驟且通鑑作乙亥亦無據六國表是
 年正宋爲齊滅之年豈可及以爲宋滅滕之年通鑑敘
 周秦事多誤滕之滅斷非宋滅之亦非越滅之恐是齊

滅之而其滅不知在何年大約文公之賢必無此事當

在其子孫距孟子至滕已久此等事只宜約指不可鑿

空

鶴壽案宋策謂宋康王滅滕竹書紀年謂越末句滅
 滕而先生獨信漢志以爲齊滅滕今案世本世系篇
 云齊景公亡滕此卽漢志所本也齊景公時滕已亡則
 戰國之滕豈滅而復封邪抑以後仍舊齊滅之邪恐漢
 志亦未
 可信

任國風姓趙岐注誤

閻氏若據釋地初刻攷得孟子任國爲今山東濟寧州
 東任城廢縣去古鄒城僅百餘里此等小國必無平治
 天下舍我其誰一種想頭其君亦未必有禮請大賢至
 其國之事不過以景慕而幣交孟子亦因路甚近聊一

至荅其意不久畱也季任為任處守趙岐注任薛之同
 姓小國也攷隱十一年傳滕侯薛侯來朝爭長公曰寡
 人若朝于薛不敢與諸任齒杜預曰薛任姓疏引譜云
 此譜亦杜預作薛黃帝之苗裔云云又引世本云云如趙岐注
 任竟以國為姓矣然僖二十一年傳任宿須句顓臾風
 姓也實司太皞之祀杜預曰太皞伏羲四國伏羲之後
 故主其祀任今任城縣然則任乃風姓安得與薛同姓
 趙注荒謬至此

於陵

孟子於陵趙氏無注朱子云地名戰國策趙威后問齊
 使稱陳仲子為於陵子仲漢藝文志有於陵欽以地為
 氏也詳四書釋地

蛾術編卷四十九終

蛾術編卷五十

嘉定王西莊先生原本

吳江

迺鶴壽參校

沈懋德校刊

說地十四

濰淄

青州濰淄其道鄭云地理志濰水出琅邪箕屋山淄水出泰山萊蕪縣原山疏云地理志濰水出琅邪箕縣屋山北至都昌縣入海淄水出泰山萊蕪縣原山東北至千乘博昌縣入海箕縣故城在今山東沂州府莒州東屋山淮南子作覆舟山襄十八年傳杜注謂濰水出東

莞東北史記淮陰侯傳徐廣注用之東莞今沂水縣沐
 水出非濰水此誤都昌北海郡縣疏與酈道元同今刻
 漢志作昌都誤倒也史記淮陰侯傳索隱亦誤倒漢書
 韓信傳師古注誤以都昌為臺昌原山淮南子作飴山
 萊蕪故城在今青州府益都縣西南近分置博山縣山
 在縣東南二十五里疏引地志淄水至博昌入海海當
 作沛鶴壽案箕縣故城在今莒州北先生以為在東非
 也太平寰宇記云箕漢縣宣帝封城陽荒王子文
 為侯即此邑後漢省并東莞今故城在密州莒縣東北
 一百餘里據此則東漢時箕縣已并入東莞縣矣故杜
 預謂濰水出東莞先生以東莞為沂水所出而斥杜為
 誤是知其一不知其二也維水伏琛晏謨以為扶淇之
 水屋山在今莒州北九十里維水出焉東流逕諸城縣
 西北折而北逕高密縣西安邱縣東濰縣東至昌邑縣

東入海原山在今博山縣東三十里先生以為在東南
 二十五里亦非也漢地理志本云淄水至博昌入沛作
 疏者豈不知博昌去海尚遠偶然誤沛為海先生既欲
 正之則當云宜依漢志作沛何但云海當作沛乎淄水
 括地志云俗傳禹治水功畢土石黑數里之中波若漆
 故謂之淄水原山一名岳陽山一名馬耳山淮南子謂
 目飴山博異名也淄水分水嶺東流逕青石關東北
 遶堯山之麓又北逕臨淄縣東樂安縣東南入清水泊
 定即鉅也

水經言濰水所出及所經行入海已詳後案水經又言
 淄水所出至東過利縣東注云淄水自縣東北流逕東
 安平城北又東逕巨淀縣故
 城南又東北逕注云淄水自縣東北流逕東
 安平城北又東逕巨淀縣故
 廣饒縣故城南又東北入于海注云淄水自縣東北流逕東
 安平城北又東逕巨淀縣故
 又東北逕馬井城北與時繩之水互
 受通稱又東北至皮邱坑入于海

案漢志淄水東至
 博昌入沛則水經言入海者乃魏以後語與漢志且不

合況禹貢哉禹貢淄水當自利縣東至博昌入泲而止
 此所謂其道也博昌今為博興縣水經注所言東安平
 以下與禹貢無涉河渠書于齊通淄泲之間故淄得由
 博昌入泲入泲之後乃復由馬車瀆以下至琅槐與泲
 同入海琅槐今壽光縣

孔疏引漢志誤作入海蔡傳又以漢博昌為即宋之壽
 光縣壽光瀕海泲既東流逕是縣之境不入海曷入哉
 故不覺先後異說于濰則云入海于淄則云入泲而于
 其下云今壽光縣意謂入泲者即入海也不知漢博昌
 為宋博興縣今屬青州府博昌故城猶在今縣南二十

里不瀕海也淄入泲在今博興即博昌入海在今壽光
 即琅槐漢博昌本與壽光無涉豈得以博昌入泲即為
 入海耶朱鶴齡解禹貢云地志言入泲水經言入海者
 馬車瀆以下乃泲水入海處淄水入海之道與泲水同
 非互有齟齬按淄入泲自在博興非馬車瀆且泲至馬
 車瀆入海自金皇統始前此不爾也又昭二十六年傳
 成人伐齊師之飲馬于淄者注云淄水出泰山梁父縣
 西北入汶此淄乃柴汶也鄭樵誤據以為禹貢之淄遂
 謂淄入汶尤非餘詳後案

汶

汶水始見于青州鄭云地理志汶水出泰山萊蕪縣原
 山西南入泲案前志泰山郡萊蕪縣下既云原山留水
 出即云又禹貢汶水出西南入泲是汶與淄同出一山
 而異流也蔡沈于淄出原山下增之陰二字據于欽齊
 乘淄出東麓何得言陰古人往往言東即南言北即
 是西北蔡所不知故于汶出原山下增之陽二字

鶴壽案水

經云汶水出萊蕪縣原山西南至安民亭入泲安民亭
 今山東泰安府東平州之安山鎮也汶水西南流逕萊
 蕪縣西北有年汶水羸汶水東來注之又北合柴汶水
 逕泰安府城南有北汶水北來注之至大汶口又與小
 汶水會西流逕寧陽縣北分而為二一南流別為泲水
 一由東平州至汶上縣西南會諸泉匯于南旺湖西入
 泲水自明永樂九年尚書宋禮用白英言以南旺湖當
 水脊建插分流而汶水遂為運河之源下流與古異矣

沂水始見于徐州疏云地理志沂水出泰山蓋縣臨樂

山南至下邳入泗職方其山鎮曰沂山鄭注云沂山沂
 水所出也在蓋縣臨樂山疑山本名沂山則以水名山
 其實是一但班志于臨樂山下先言泲水出西北至蓋
 入池水然後云又沂水南至下邳入泗當亦如萊蕪原
 山淄汶同出一山水經則以為出艾山又分列沂水出
 蓋縣艾山泲水出蓋縣臨樂山而酈氏于艾山下仍言
 鄭云沂山亦或云臨樂山酈以異名實一山水經疑非
 也今沂山在沂水縣北一百十里但艾山出水經漢志

水經注卷之五十一 藏板

自作臨樂蔡傳以艾山引入漢志誤一志但云南入泗水經則云南入下邳西南入于泗水經細敘不比漢志略說方向下一西字特在下邳縣稍西耳而蔡以水經西南入泗之文引入誤二又引酈注水出尼邱山西北經魯之雩門亦謂之沂水水出太公武陽之冠石山亦謂之沂水而沂水之大則出于泰山攷水經注泗水條下沂水出尼邱山流逕魯故城南北對雩門非逕誤三水經注沂水條下有小沂水三一出黃狐山一出冠石山一出下邳城東蔡僅舉其一誤四泰山作太公武陽上脫南字下脫縣字誤五沂出泰山郡之蓋縣今云出

于泰山誤六鶴壽案沂山一名雕厓山在今山東沂州府沂水縣西北百七十里蒙陰縣東北百三十里與青州府臨朐縣接界沂水所出故名沂山即臨樂山也水經沂水篇言沂水出艾山洙水篇言洙水出臨樂山艾與沂聲相近則艾山即沂山而洙水與沂水同出臨樂山漢志已言之矣漢志又云琅邪郡朱虛縣東泰山汶水所出東泰山在今臨朐縣南九十里鄭志謂之小泰山與臨樂山東西相去五十餘里唐以前未聞以東泰山為沂山者太平寰宇記云沂州沂水縣沂山在縣北一百二十四里公玉帶曰風后封鉅岐伯令黃帝封東泰山即沂山之西也其移沂山之名于東泰山者臨朐之南即沂水之西北蒙陰之東北其開山脈相連盤回數縣正如洙水所出之大弁山尚在雕厓西北而水經注以為與小泰山連麓而異名也若使顧名思義則沂山以沂水得名斷主雕厓山為是洪氏乾隆府廳州縣志轉取臨朐之東泰山以當職方氏之沂山失之矣沂水東南流逕沂水縣西邳州南又西南入運河城北會於河水逕郟城縣西邳州南又西南入運河

蒙羽

世楷堂

蒙羽其藝疏云地理志蒙山在泰山蒙陰縣西南羽山在東海祝其縣南蒙陰故城在今縣南屬山東沂州府山在縣南四十里西南接費縣界祝其故城在今江南海州贛榆縣南山在縣西蔡云蒙陰今沂州費縣也漢蒙陰宋爲新泰但此山實連費縣北境當云今在新泰費縣二縣之界蔡云祝其今海州朐山縣也說本寰宇記羽山在海州朐山縣西南九十里正漢志祝其縣之羽山蔡但論山所在之縣不論縣名之合漢與否若漢祝其故城則在宋懷仁縣南宜先指漢縣然後指山現隸處乃不言漢祝其今懷仁則所引漢志落空矣

羽山

舜典殛鯀于羽山馬融注東裔也攷禹貢徐州蒙羽其藝卽此羽山昭七年左傳鄭子產對晉韓宣子曰昔堯殛鯀于羽山其神化爲黃熊以入于羽淵杜預云羽山在東海祝其縣西南漢地理志云東海郡祝其縣禹貢羽山在南鯀所殛續漢郡國同劉昭注引博物記曰縣東北獨居山西南有淵水卽羽泉也俗謂此山爲懲父山晉地理志亦云東海郡祝其縣羽山在縣之西今屬江南贛榆縣界縣南有祝其故城卽漢舊縣也然隋志云朐山縣有羽山元和志亦云羽山在朐山縣西北一

百里又云羽山在臨沂縣東南一百十里與朐山縣分界朐山今之海州臨沂今沂州府蘭山縣郟城縣志云縣東北有羽山接贛榆縣界諸說不同要之此山在蘭山之東南海州之西北贛榆之西南郟城之東北實一山跨四州縣之境也隋唐省祝其入朐山仍屬東海郡故志但有朐山縣鶴壽案羽山在今江蘇海州西北百里去海岸二百餘里班固諸家咸謂堯典之羽山即禹貢之羽山胡氏禹貢錐指則云此地非荒服放流之宅孔傳云羽山東裔在海中太平寰宇記云登州蓬萊縣羽山在縣南十五里此說與孔傳合當從之不知樂史此條即從爲孔傳在海中三字附會其說其于海州朐山縣則仍載羽山及羽淵矣

大野

大野既豬疏云地理志大野澤在山陽鉅野縣北今鉅野縣屬山東曹州府故城在縣西何承天曰鉅野湖澤廣大南通洙泗北連清濟見水經沛水注蔡沈引通誤作導又引水經沛水至乘氏縣分爲二南爲荷北爲沛是不待言旋接酈道元謂一水東南流一水東北流入鉅野澤則是二水齊赴鉅野澤與道元原文不合原文曰其一水東南流此指經之南爲荷水其一水從縣東北流入鉅野澤此指經之北爲沛瀆蔡氏祇緣欲明澤之所聚者大故并入二水也此澤歷代爲河流決入誠屬巨浸迨後河日南徙至明永樂九年開會通河遏汶

沛入運河澤遂乾涸予嘗親過其地一望皆民居村落
 桑麻遍野澤之畔岸全無蹤迹元吳澄于欽謂澤即梁
 山泊不知泊在大野之東北明王樵謂澤即南旺湖然
 湖在大野之西胡先生渭辨之甚確余無以益之鶴壽案此
 條蔡傳並不誤而先生有意駁之蔡傳上引水經沛水
 至乘氏縣分為二南為荷北為沛則早已劃為二水矣
 下引酈道元謂一水東南流一水東北流入鉅野澤東
 南流下省文不言為荷者因上已云南為荷也東北流
 下但言入鉅野澤並不言同入鉅野澤若使蔡氏誤會
 水經注則必言二水同入鉅野澤矣大野澤在今山東
 曹州府鉅野縣北五里荷澤縣東九十里春秋傳西狩
 于大野杜預注云在高平鉅野縣東北元和郡縣志云
 鄆州鉅野縣大野澤在縣東五里南北三百里東西百
 餘里與漢志不同者縣治已移故也其地屢經河決今
 復不可辨

泗濱浮磬

泗水始見于徐州泗濱浮磬鄭云泗水出沛陰乘氏疏
 云地理志泗水出沛陰乘氏縣東南至臨淮睢陵縣入
 淮案前志有兩泗水魯國卞縣泗水西南至方與入沛
 水經泗水出魯卞縣北山則前志卞縣一條正敘泗源
 乘氏之水本是沛水水經所謂沛水至乘氏縣西分為
 二其經流東北入海其支流東南至方與會荷澤水至
 魚臺縣南湖陵故城南入泗自是而過呂梁至淮陰入
 淮則皆泗正流矣若然自卞縣至方與泗也自乘氏至
 方與沛也不可目為泗而漢志目之者方與至湖陵荷

沛泗三水合流不過幾十里湖陵以南自是泗之正流而沛荷反假泗以入淮矣何不可因下流而并目上源爲泗而于卞縣仍存泗本源康成必引乘氏者水經注泗水自彭城又東南過呂縣南水上有石梁故曰呂梁晉太康地記曰水出磬石書所謂泗濱浮磬者也呂梁當湖陵之下流乃泗水正流荷沛皆因泗入淮浮磬實產其地若引卞縣則泛而不切故引乘氏泗水此正康成經學之精爲是浮磬句之注故如此引用也乃樂史寰宇記云磬石山在下邳縣西南禹貢注泗水中見石可爲磬今泗水無此石此山在泗水南四十里今取磬

石供樂府恐禹時水至此山矣按磬石出呂梁後世改用下邳山上所產故隋志云下邳縣有磬石山而寰宇記卽以此當經浮磬因附會云禹時水至此山下邳今邳州山在今州南八十里鳳陽府靈璧縣北七十里卽世所稱靈璧石其地非泗水所經也蔡傳則云泗水名出魯國卞縣桃墟西北陪尾山源有泉四四泉俱導因以爲名西南過彭城又東南過下邳入淮卞縣今襲慶府泗水縣也浮磬石露水濱若浮于水然或曰泗濱非必水中泗水之旁也今下邳有石磬山或以爲古取磬之地曾氏曰不謂之石者成磬而後貢也此條病甚多

呆詮泗源浮泛不切病一引或說全是浮詞似并未讀
 寰宇記病二磬石山文倒作石磬病三下邳下無縣字
 病四末又贅曾氏亂道病五要之呂梁磬石自唐以前
 已無復存無怪趙宋人言今泗水無此石金元以下泗
 且為黃河所奪明嘉靖間以呂梁石礙漕艘發卒鑿平
 之禹迹更無蹤影然不可不存古訓鶴壽案括地志尚
言泗水至彭城呂
 梁出磬石寰宇記不從水經注所引太康地記而引下
 邳縣之磬石山誠為非是至鄭注所以不引魯國卞縣
 泗水者不過見沛陰乘氏泗水一條在前乃便引之耳
 若為磬石在呂梁而引之何以但云泗水出沛陰乘氏
 而不連下東南至睢陵入淮句一併引之乎如謂鄭注
 今已不全故只有此句但此句見史記夏本紀集解夏
 本紀直寫禹貢原文則斐駟亦必全引鄭注況此句專
 為浮磬而言裴氏正欲解釋浮磬若鄭氏連下句引入

裴氏亦決不刪之漢志前後兩條源委互見鄭氏引其
 中間既忘其源又略其委蔡傳言泗水出魯國卞縣至
 下邳入淮源委該備
 豈不遠勝于鄭注乎

三江

新安金榜輔之乾隆壬辰
進士第一云鄭注江至尋陽分為三孔
 謂大江與石城水及浙水也此揚州三江既入句下注
 左合漢為北江右會彭蠡為南江云云此謂導江之三
 江注班固地理志會稽郡吳下丹陽郡石城下二條許
 慎說文水部浙字下一條及酈道元水經注皆與鄭合
 如輔之說是班許鄭酈皆合矣而無如按之水道實有
 所難言者岷山所導之江斷無至會稽山陰為浙江之

理說文浙字注江水之上疑脫一漸字此予之初論竊

自許確不可易石城分江水亦萬不能至餘姚入海故

尚書後案以鄭注兩段合為一三孔即指漢與彭蠡及

大江未用輔之說鶴壽案漢地理志云丹陽郡石城縣

二行千二百里說文云江水東至會稽山陰為浙江今

案分江者岷江所分之南江也出今安徽池州府貴池

西東南至浙江杭州府錢塘縣東與浙江合謂之浙江

至海寧州南入海漸江即錢塘江出今安徽徽州府績

溪縣東下流與南江合後入因以漸江為浙江海內東

經未附水經云浙江出三天子都在蠻東入海謂漸江

也關駟十三州志云江水至會稽與浙江合水經沔水

注云江水自石城東出逕吳國南為南江又東逕臨城

縣南又東逕安吳縣曰安吳溪又東逕寧國縣南故鄣

縣南安吉縣北又東北為長瀆歷湖口漸江不與岷江

同今南江分支歷烏程縣南通餘杭縣與漸江合又東

逕餘姚縣故城南又東注于海南江至近海處以其曲

敷淺原

折故名浙江即莊子所謂制河也浙江之名當施于岷
江之委不當施于漸江之原今先生欲加漸字于江水
之上是分江與漸江之名義也

導山終于敷淺原傳云敷淺原一名博陽山在揚州豫

章界案漢志豫章郡歷陵傳易山傳易川在南古文以

為敷淺原則敷淺原乃水也傳以敷淺原為博易山誤

矣說文巖部巖字注云水泉本也从巖出下重文原

字注云篆文从泉徐鉉曰今別作源非是走部遼字注

云高平之野人所登从走各录闕俗既別造源以代原

遂以原代遼誤謂原為高平之山原而非水泉不識字

故也晁以道謂饒州鄱陽縣界中有歷陵故縣及傅陽山黃儀謂吳志歷陵有石印山即今饒州府之鄱陽山在鄱陽縣西北一百五十里鄱陽湖中朱子謂敷淺原為山甚小而庠而其全體正脈遂起而為廬阜則甚高且大以盡乎大江彭蠡之交而所以識夫衡山東過一支之所極者唯是為宜錐指謂水經注引孫放廬山賦曰尋陽郡南有廬山臨彭蠡之澤接平敞之原是廬山下固有平原也山今跨德化星子二縣之境敷淺原即孫放所謂平敞之原乃廬山東南之麓瀕于彭蠡澤者今九江在鄱陽湖西北饒州在湖東南鄱陽界中之歷

陵縣傅陽山恐即是潯陽之故縣及山而黃氏強以湖中鄱陽山實之若以匡廬為敷淺原尤為臆說胡先生渭欲遵朱說故以為平敞之原總因未辨原遼二字之別耳三說皆非也鶴壽案敷淺原是山名在今江西九江府德安縣南十二里此是史官叙導山之事豈有夾雜導水者先生以為水名謬矣湖漢九水為九江禹自衡山北行過湖漢九水而至于敷淺原也先生見漢志傅易山下又有傅易川遂欲翻其說引說文原字注解以見敷淺原之為水名不知經典之字借用者甚多若依先生之說則既修太原東原底平原隰底績之類豈盡是水名邪

吳郡

漢地志會稽郡下注云秦置高帝六年為荊國十二年更名吳景帝四年屬江都廣陵國下注云高帝六年屬

荆國十二年更屬吳景帝四年更名江都武帝元狩三年更名廣陵所屬廣陵縣下注云江都易王非廣陵屬王胥皆都此并得鄣郡而不得吳班氏會稽廣陵兩注自相矛盾劉敞于此郡駁云景帝四年封江都王并得鄣郡而不得吳然則會稽不得云屬江都愚攷江都易王非傳景前二年立為汝南王吳楚反自請擊吳吳已破徙王江都治故吳國師古曰治謂都之既云治吳則廣陵注云江都易王都此者誤越絕書吳地傳云漢高帝封劉賈為荆王并有吳十一年淮南王英布反殺劉賈後十年高帝更封兄子濞為吳王治廣陵并有吳立

二十一年東渡之吳十日還去立三十二年反還奔東甌夷烏殺濞據此吳王濞實治廣陵而江都易王則治吳不都廣陵廣陵注所言江都易王都此者實誤都且在吳乃云不得吳更誤矣劉敞所駁大謬高帝紀六年以故東陽郡鄣郡吳郡五十三縣立劉賈為荆王十二年詔曰吳古建國日者荆王兼有其地今死後朕欲復立吳王其立沛侯濞為吳王吳王濞傳高祖立濞為吳王王三郡五十三城其下文朝錯言吳以兄子王吳五十餘城即謂東陽郡鄣郡吳郡五十三縣也其下又言削吳會稽鄣郡書至吳國之有會稽顯然而江都因

吳故封其得吳明矣廣陵屬王胥以元狩六年封本傳載其賜策言大江之南五湖之間則廣陵屬王之得吳明矣廣陵注與劉敞駁實皆誤也至于吳郡鄣郡等名皆非故秦郡史家隨便稱爲故不足泥史記夏本紀云禹會諸侯江南計功而崩因葬焉命曰會稽裴駘注引皇覽曰禹冢在山陰縣會稽山上秦置郡本取此山爲名然郡守治所則治吳不治山陰項羽本紀秦二世元年項梁與籍殺會稽守殷通舉吳中兵八千人梁爲會稽守籍爲裨將乃渡江而西此所謂吳中卽今蘇州府治嚴助朱買臣拜會稽太守皆其地

鶴壽案漢志言會稽郡高帝六年爲

荆國者立劉賈也十二年更名吳者封沛侯劉濞也景帝四年屬江都者景帝三年吳王濞反國除以其地屬江都易王非也史記五宗世家云非以考景前二年爲汝南王二歲徙爲江都王治吳故國史記在漢書之前先生何以不致史記而但致景十三年傳邪漢志言廣陵國高帝六年屬荆者劉賈國也十一年更屬吳者劉濞國也景帝四年更名江都者徙汝南王非也武帝元狩三年更名廣陵者非于建以元狩二年坐謀反自殺國除爲廣陵郡元狩六年立子厲王胥也今案史記言江都易王非治吳故國則可知荆王賈吳王濞皆都于吳所以稱吳爲故國也越絕書言荆王賈築吳市西城名曰定錯城此必都于吳故特築之又言匠門外信士里東廣平地者吳王濞時宗廟也豈有官室在廣陵而宗廟在吳地者乎越絕之言恐亦自相矛盾耳至班氏高帝紀言以故東陽郡鄣郡吳郡五十三縣立劉賈爲荆王而史記吳王濞傳言吳王有豫章郡銅山又言削吳豫章郡會稽郡又言削吳會稽郡豫章郡書至班氏因之章昭以豫字爲衍文然會稽郡本在吳郡之外則豫章會稽二郡安知不是益封先生引之竟改作鄣郡亦非秦始皇本紀云二十五年分天下爲三十六郡內有

章郡吳郡見裴駟集解先生謂皆非故秦郡史家隨便稱為故夫史以傳信豈有隨便稱之者哉

丹楊

丹楊郡故鄣郡屬江都武帝元封二年更名丹揚揚字从手其屬縣丹陽則从日而南監板俱作陽攷晉書地理志或作揚或作陽紛紛不一而屬縣則作揚且注云丹揚山多赤柳在西也然則縣名从木甚明而郡亦當以此得名凡从手从阜疑皆傳寫誤也唐許嵩建康實錄解禹貢揚州引春秋元命包云厥土下溼而多生楊柳或从手李巡爾雅注以為人性輕揚王羲之丹揚帖云知以得丹揚評釋云丹揚以其地多赤柳故名元豐九域志江南東路江寧府古蹟門云江南地志漢丹陽

郡北有赭山丹赤以為郡名與晉志約略相同劉敞曰秦分三十六郡無鄣郡此注但當云故鄣屬江都不當益郡字愚按劉說似是而非辨已見前故鄣郡屬江都也者乃謂武帝之前此郡地名鄣郡屬江都國耳豈謂秦哉如劉云云則但故鄣一縣屬江都乎鄣郡非秦郡名也而高帝紀云六年以故東陽郡鄣郡吳郡立劉賈為荆王廣陵國注云高帝六年屬荆國十二年更屬吳景帝四年屬江都武帝元狩三年更名廣陵江都廣陵皆并得鄣郡以上所說郡名其中居然有鄣郡或係楚漢分爭之際暫置復廢其後得稱故郡不必秦郡方得

稱故當秦三十六郡時此郡所屬十七縣地既非丹楊

郡又非鄣郡皆是會稽郡地耳劉昭亦誤以為秦有鄣

籀云揚州名鄣所據書本作揚後人因江南人性輕揚

改為揚州非也楊柳處處有之必謂多生楊柳而稱揚

州山多赤柳而稱丹楊廼矣丹陽以在丹湖之陽而得

名秦始皇分天下為三十六郡裴駟曰三川河東南陽

南郡九江鄣郡會稽潁川碭郡泗水薛郡東郡琅邪齊

郡上谷漁陽右北平遼西遼東代郡鉅鹿邯鄲上黨太

原雲中九原雁門上郡隴西北地漢中吳郡蜀郡黔中

長沙凡三十五與內史為三十六也先生謂秦無鄣郡

其所屬縣皆是會稽郡地何邪江都王建以元狩二年

除國故更名丹陽漢志誤作元封二年先生亦未知改

正

故鄣胡三省通鑑注云漢屬丹楊郡其地本秦鄣郡所

治故曰故鄣今廣德軍是故鄣縣之地文獻通攷古揚

州秦郡五有鄣郡會稽郡九江郡秦無鄣郡說已詳上

胡三省馬端臨皆非鶴壽案秦所置鄣郡漢為丹陽郡

西南八十里越絕書云漢文帝前九年會稽并故鄣郡

太守治故鄣都尉治山陰前十六年太守治吳郡都尉

治錢塘觀此益知秦時本有鄣郡吳郡所謂前吳王濞

會稽郡者但削所并會稽之地而吳郡則滬都所在故

不削也先生但見越絕書

前一條而未見後一條耳

丹楊楚熊繹所封十八世文王徙郢鄢即南郡江陵縣

今為湖北荊州府治而丹楊在今太平府當塗縣之南

境與寧國府接界史記楚世家云成王封熊繹于楚居

丹楊即此是也徐廣注則云在南郡枝江縣山海經丹

山在丹陽南郭璞注云今建平郡丹陽城秭歸縣東七

里水經注云丹陽城據山跨阜周八里二百八十步東北悉臨絕澗南枕大江峻峭壁立楚熊繹始封所都也地理志以為吳之丹楊吳楚悠隔藍縷荆山無容遠在吳境沈括夢溪筆談王楙野客叢書王應麟詩地理攷通鑑地理通釋皆主此說然畢竟班氏為是左傳華路藍縷以啓山林宣十二年文指若敖蚡冒言僻在荆山華路藍縷跋涉山林昭十二年文指熊繹言酈引此以駁班似也但楚境大矣即使藍縷啓山在荆州而熊繹始封何妨在揚州丹楊乎周成王時吳尚微甚其地狹小僻在蘇松一隅安知丹楊郡之丹楊非楚境乎志未

總論一段以丹楊為吳分此班氏就晚周之吳境言之

其實丹楊未必吳始封即得也鶴壽案以丹楊郡為熊繹始封乃班氏誤證辨

已見前先生雖欲翻駁徐廣諸家之說若無實據

三江

揚州三江初學記引漢地理志注云岷江為大江至九江為中江至南徐州為北江蓋一源而三目今本漢志無此注引盛宏之荊州記云江出岷山其源若甕口可以盪觴在益州建寧漏江縣潛行地底數里至楚都遂廣十里名為南江初在犍為與青衣水汶水合至雒縣與雒水合東北至巴郡與涪水漢水白水合東至長沙與澧水

沅水相水合至江夏與沔水合至潯陽分爲九道東會于彭澤經蕪湖名爲中江東北至南徐州名爲北江而入海也以上二段皆有脫誤今以意改又以汪啟淑刻繫傳勘改譌字按此二說相合楊慎據此解禹貢指爲徐鉉注說文語考說文無此言惟黃公紹韻會江字下有徐按云云與此同蓋徐錯說文繫傳語本之荊州記者也假如其說則南江在荊與揚無與且所云中江北江亦與導水不合矣郭璞注山海經云岷山爲大江所出岷山爲南江所出岷山爲北江所出卽璞江賦所云源二分于岷岷者也山海經又云岷三江首大江出汶山北江出曼山南江出高山郭

曰今江出汶山郡升遷縣岷山至廣陵郡入海以上所說皆在梁州且其所指俱屬江源若徐錯說本之荊州記者直連入海之處而言與此亦竝非一說而楊氏強合爲一謂禹貢三江當于上流發源處求之三江皆發源于蜀而下注震澤云云楊氏蜀人遂欲移揚州三江于蜀不知東爲北江東爲中江皆在彭蠡以下與上源何與乎謂皆注震澤又謬中之謬也鶴壽案先生專講鄭學其實鄭注三江非是漢地理志云蜀郡蒲氏道縣禹貢岷山在西徽外江水所出東南至江都入海會稽郡鮑陵縣北江在北東入海楊州此卽禹貢之北江在今江蘇常州府江陰縣北東至太倉州北入海導漾所謂東爲北江入于海蓋江之經流也志又云丹陽郡蕪湖縣中江出西南東至陽羨入海揚州川此卽禹貢之中江在今安徽

太平府蕪湖縣南東與丹陽湖合至江蘇江甯府高淳縣東南曰胥湖至鎮江府溧陽縣南曰永陽江至常州府荆溪縣北曰荆溪又東入太湖導江所謂東為中江入于海蓋由太湖而入海也志又云丹陽郡石城縣分江水首受江東至餘姚入海會稽郡吳縣南江在東入海楊州川北即禹貢之南江在今安徽池州府貴池縣西東至浙江杭州府海甯州南入海導江所謂東為中江入于海蓋南江已包舉其中也後人見中江南江入海之道已斷乃有取于鄭氏之說左合漢為北江會彭蠡為南江岷江居其中為中江不知漢未入江不得謂之北江彭蠡為湖漢九水所注可謂之九江不可謂之南江漢入江在荆州必不敘于揚州彭蠡三江並見揚州若彭蠡即南江必不如重復三江既入謂入于海豈謂漢與彭蠡之入江哉

震澤

震澤底定蔡傳云震澤太湖也地志在吳縣西南五十里今蘇州吳縣也案前漢志云會稽吳縣具區在西古

文以為震澤蔡引此而去其郡名且于西字下添南五里四字非也說禹貢自宜引漢志但宜引原文下始證以今地且宋時蘇州所治即今治到太湖僅三十餘里云五十里者亦非鶴壽案夏官職方氏揚州其澤藪班固謂會稽郡吳縣具區在西古文以為震澤職方氏每州藪浸異處揚州不應藪浸同處今案南山經云句餘之山又東五百里曰浮玉之山北望具區水經沔水注引謝靈運曰浮玉之山句餘縣之東山具區在餘暨句餘山在今浙江紹興府餘姚縣南百有十里餘暨故城在今蕭山縣西東西相去幾二百里然則具區在今紹興府北境今山陰縣南三里有鑑湖周三百五十八里意即具區與浮玉山在今紹興府東境古人言北即兼西蓋西北與具區相準望也漢志之說非是

太湖西北承宣歙金陵諸水西南承苕霅諸水東西二

百餘里南北一百二十里占蘇湖常三州其入海處則

松江東江婁江也先七世祖前峯先生諱同祖字繩武明正德辛巳進

士歷官翰林院編修國子監司業文集事述載明史藝文志綱目三編三江考曰今太湖

自吳江縣長橋東北合龐山湖者為吳松江東南分流

出白蠅江入急水港達澱山湖迤東入海者為東江此

單鍰吳中水利書所謂開白蠅江使水由華亭青龍江

入海者也但澱河之東已塞不復徑趨入海而北流仍

合吳松江故曰東江已塞也自龐山湖過大姚浦東北

流三折成三江俗呼為上清江下清江吳松江其實一

江也入崑山西南分為二一名勦壤江五里許復合為

一經崑山南東南過石浦出安亭江過嘉定縣黃渡入

青龍江由江灣青浦入海者為婁江安亭江在宋時已

塞單鍰所謂開安亭江使水由華亭青龍江入海者也

自宋已前未有以劉家港為古婁江者以之自朱文長

始文長吳郡續圖經云崑山塘自郡城婁門至崑山入

海即婁江指今之劉家港蓋謂松江東口入海者為東

江劉家港入海者為婁江太湖東入吳江縣長橋合龐

山湖者為松江三江之迹具存東江未嘗塞也然婁江

自吳縣東南迤邐而來過崑山東南至嘉定界入海曰

吳松江口甚明雖其支流有與劉家河相通者而非江

之正道豈遂可指劉河為婁江哉先生此辨閻氏若璩取之胡氏謂東江自澱湖東南出為谷水逕今浙江嘉興海鹽界出為澉浦入海庾仲初所謂東南入海為東江也由澱湖注青龍江入海者是後來改道非古谷水所經自唐以來築捍海塘起鹽官迄吳淞江一百五十里而東江遂陞未詳其說是否

宋書始興王濬傳元嘉二十二年上言二吳晉陵義興四郡之水同注太湖而松江滬瀆壅澹不利處處涌溢成災欲從武康紆溪今德清縣地開湖直出海口一百餘里必無閼滯是歲乙酉上距底定時幾三千年震澤入海

之路始塞梁書吳興郡屢以水災失收有上言當漕大瀆以瀉浙江中大通二年詔交州刺史王弁發吳吳興義興三郡人丁就役而不果行蓋亦松江不通故欲于上游分殺其勢也至唐人築五堰遏宣歙之水西北入大江宋則松江壅滯日甚于是策下流者曰先開江尾茭蘆之地曰鑿吳江堤為木橋千所曰開白蠟安亭二江曰通白茅港在常熟及三十六浦三十六浦在常熟二山十二入海策上流者曰東壩必不可廢曰開夾苧干瀆絕西來之水使北下江陰大江曰決松江干墩金城諸匯開無錫五瀉堰以洩太湖而入于北江曰導海鹽蘆瀝

浦以分吳松而入于海歸氏有光謂治吳之水宜專力于松江松江治則太湖東下他水不勞餘力矣若欲絕西來之水不入太湖殊不知揚州藪澤天所以豬東南之水今以人力遏之就使太湖可涸豈爲民利此論蓋偏于治下流者韓邦憲亦謂不當以高淳獨爲之壑邦憲高淳人故持此說閻氏若璩曰江南之有東壩猶江北之有高堰無高堰是無淮揚也無東壩是無蘇常也高堰去寶應高丈八尺有奇去高郵高二丈二尺有奇去興化泰州高三丈有奇昔人築堰使淮不南下而北趨若淮一南下因三丈餘之地勢灌千里之平原安得

有淮南數郡縣邪東壩在高淳東南六十里與溧陽分界高淳湖底與蘇州譙樓頂相平假令水漲時壩一決蘇常便爲魚鼈則堰與壩可廢乎廢高堰者多出泗州之人至恐潘季馴以毀陵之罪廢東壩者多出壩上之人至追咎蘇軾單錡之言殊可痛疾此又偏于治上流者也前峯先生太湖考曰古人之治太湖也置五堰于溧陽以節宣歙金陵九陽江之水使入蕪湖以北入于大江開夾葶干瀆于宜興武進之境東抵漏湖北接長塘河西連五堰所以洩長蕩湖之水以入漏湖洩漏湖以入大吳瀆等處而入常州運河之北偏十四斗門北

下江陰之大江所以殺西來之水使不入于太湖而皆歸諸江也又以荆溪不能當西來眾流奔注之勢遂于震澤口疏為百派謂之百瀆而開橫塘以貫之約四十餘里百瀆在宜興者七十有四在武進者二十有六皆西接荆溪而東通震澤者也于烏程長興之間開七十二瀆在烏程者三十有八在長興者三十有四皆所以通經遞脈殺其奔衝之勢而歸于太湖也太湖上流諸水之來源若此而所以洩之者則惟于三江是賴焉以江湖形勢觀之大要宣漂以上西北之水可使入于蕪湖以歸大江而不可使注于荆溪蘇常以下東南之水

使趨于吳松江以歸大海而不可使積于震澤此東南治水之大旨也先生此論實為持平蓋修築東壩流

濬吳松治震澤者兩言盡之矣

鶴壽案築東壩以過上流疏吳松以達下流二

者不可偏廢然達下流尤為要策昔范文正公守鄉郡上書宰相言太湖納數郡之水松江納太湖之水松江湮塞則湖水無所泄當暑雨時必至為沴故須先治松江明時夏元吉治水浙西疏劉家港以通海疏白茆港以通江而引太湖諸水入二港以分其勢又疏范家浜至南倉浦口以接黃浦而通湖等處引太湖水入陽水之法當從要害始先治澱山湖等處引太湖水入陽城昆承三泖等湖次開吳淞江等處泄澱山之水以達于海濬白茆港等處泄昆承之水濬鹽鐵塘等處泄陽城之水以達于江而支河之湮塞者皆濬之深廣使流者有所歸濬者有所聚則旱澇皆可無憂矣

三吳

世楷堂

通典卷一百八十二州郡門云蘇州吳郡理吳長洲二縣春秋吳國都也秦置會稽郡漢順帝分置吳郡晉宋亦為吳郡與吳興丹陽為三吳齊因之陳置吳州隋改蘇州元和郡縣志云江南道浙西觀察使所管蘇州吳郡周為吳國秦置會稽郡于吳項羽初起殺太守殷通即此後漢順帝永建四年分浙江以東為會稽西為吳郡孫氏亦肇迹于此歷晉至陳不改與吳興丹陽號為三吳隋開皇九年改為蘇州朱長文吳興圖經續記封域門云哀公二十二年越滅吳吳迺為越而越王未聞居吳也句踐後更六王至無疆更一百四十餘年為楚

威王所滅取吳故地威王曾孫曰考烈王春申君黃歇為之相乃以吳封春申使其子為假君留吳及秦并其地置會稽漢順帝永建四年分會稽為吳郡以浙江中流為界晉宋齊梁陳之間雖頗割地而郡不改與吳興丹陽號為三吳吳興今湖州府丹陽今江寧府據三書所言三吳則吳興為南吳丹陽為西吳蘇州為東吳也餘說紛紛皆可不論

閶門

史記律書說八風西方閶闔風淮南天文訓略同蘇州西門名閶門又名金閶本此西方擊斂取門之閉其行則金陸廣微吳

地記地名甄胄水名通波城號閩閩臺曰姑蘇隩壤千里是號全吳甄胄未詳通波則陸機吳趨行曰吳趨自有始請從閩門起閩門何義飛閣跨通波

勾吳

史記吳泰伯世家太伯奔荆蠻自號勾吳宋忠曰勾吳泰伯始所居地名案今無錫縣梅里即泰伯所居地號曰勾吳者勾吳故城在梅里平墟泰伯塚亦在梅里聚今吳縣北鶴壽案勾者夷之發聲吳者國之總名泰伯所居之地但名梅里不名勾吳宋忠說非是只可稱泰伯故城不可稱勾吳故城

故吳城有二

舊唐書地志云蘇州春秋時吳都闔閭邑漢為吳縣隋平陳置蘇州取州西姑蘇山為名案吳始都不在此元和郡縣志云蘇州吳郡周時為吳國太伯初置城在今吳縣西北五十里至闔閭遷都于此吳地記云泰伯奔吳為王卒葬梅里至夢壽別築城于平墟西北二里闔閩城周敬王六年伍子胥築大城周回四十二里三十步小城八里二百六十步西閩胥二門南盤蛇二門東婁匠二門北齊平二門史記正義云太伯所居城在蘇州北五十里常州無錫縣界梅里村其城及冢見存太平寰宇記吳郡圖經續記吳郡志竝同梅里之名至今

稱之其城址則湮沒

鶴壽案泰伯居梅里在今江蘇常熟州府無錫縣東南四十里世本居

篇云孰哉居藩籬孰

始徙勾吳諸樊徙吳孰哉仲雍也

藩籬一名餘暨即今

浙江紹興府蕭山縣孰姑壽夢也

復還故都吳即今蘇

州府治史記正義云諸樊南徙吳

至子光築闔閭城都

之據此則故吳城有三若南徐州

記謂武王封周章于

常熟元和郡縣志謂崑山縣本秦

婁縣其城壽夢所築

則不可信越絕書云吳大城周四

十七里二百一十步

二尺陸門八水門八閘間所造也

吳郭周六十八里六

十步吳小城周二里其下廣二

丈七尺高四丈七尺

伍子胥城周二里二

百七十步與其引吳

地記胡弗引此也

沈尤村

王鑿姑蘇志徐侯山在陽山西北十里一名卑猶吳越春秋越王葬吳王于秦餘杭卑猶即此山其下有沈尤邨朱彝尊和韻題惠周惕紅豆書莊圖詩云粥魚茶板

近松門夕照雙浮塔影存一入畫圖看便好城居僻似

沈尤邨嘉興楊謙注闕

卑猶山今案越絕書云秦餘杭

山者越王棲吳王夫

差山也去縣五十里夫差冢在猶

亭西卑猶位去縣十

七里然則餘杭卑猶並非一山陸

廣微徒見吳越春秋

言秦餘杭山卑猶遂以爲一山耳

尤與猶音同字通沈

尤村卑猶山殆皆以猶湖而得名

嘉定本唐崑山縣東境之膠城鄉宋時嘗掘得唐膠城

鄉莊府君墓銘見縣志今石已不存矣說文膠燒種也

漢律云膠田株艸从田琴聲力求切廣韻膠田不耕火

種也漢建寧四年丹水丞陳宣碑稱宣歷督郵主簿除

項都經營水利澆田三十餘頃膠民胡訪等欲報靡由
 乃伐石建碑宋孝武十四王豫章王子尚傳鄞縣多膠
 田唐何超晉書音義云通溝澆田為膠則膠民即耕民
 耳吳君高越紐錄云吳北野禹禰東所舍大膠者吳王
 田也去縣八十里吳北野胥主膠者吳王女胥主田也
 去縣八十里楊億送許洞歸吳中詩云洞庭霜橘膠田
 粟吳之有膠田其來久矣但越紐所云二處膠田皆吳
 之北野我邑在吳東未可即以為吾邑膠城也鶴壽案
 越紐錄
即越絕書也本書已明言膠田在吳縣北八十里膠
 城鄉遠在吳縣之東一百三十餘里兩處毫不相涉

申浦

顧清松江府志云黃浦在郡南境即古之東江禹貢三
 江之一也戰國時楚黃歇鑿其旁支流後與江合土人
 相傳稱為黃浦又以歇故或稱春申浦案新唐書韓滉
 傳造樓艦三千柁以舟師由海門大閱至申浦乃還申
 浦之名其來久矣但以爲即古東江則非以爲禹貢三
 江之一尤非

即楚靈王所謂三墳五典見昭十二年傳疏引賈逵注
 三墳三皇之書五典五帝之典則五帝以前固有三皇
 矣司馬貞所說三皇大略從鄭康成亦確且既以伏羲
 女媧神農為三皇則其下正可接史記黃帝顓頊帝嚳
 堯舜為五帝此五帝與大戴禮五帝德篇夫子所說五
 帝合史記本潤略故不敘三皇貞之所補誠有理周易
 繫辭述庖犧畫卦等事次言庖犧氏沒神農氏作雖文
 相承不妨中有女媧次云神農氏沒黃帝堯舜氏作不
 言顓頊帝嚳亦不妨有此二帝末言上古穴居後世聖
 人易以宮室虞翻曰後世聖人謂黃帝若然則上古

者三皇也即指上文庖犧神農且一切制度皆自畫卦
 起而文字尤須從此發端故說文序亦追溯至伏羲畫
 卦為始然則三皇誠不可無紀言三皇者以司馬貞所
 用鄭康成說為正言五帝者以史記為正以其與繫辭
 及帝繫合他家與此不合者皆非禮記月令春其帝太
 皞夏炎帝中央黃帝秋少皞冬顓頊祭法說虞夏殷周
 禘郊祖宗有黃帝顓頊帝嚳堯舜昭十七年傳郊于說官制有太
 皞炎帝黃帝顓頊此類皆有參差可見說三皇當以補
 本紀為正說五帝當以五帝本紀為正

鶴壽案屈子有言遠古之初誰

傳道之三皇之事渺矣百家傳記無所徵信必攷列之
 則當以見于經典者為正班彪言定哀之間魯君子左
 邱明記錄黃帝以來至春秋時帝王諸侯大夫號成
 世本十五篇首曰三皇世系則太昊伏羲氏炎帝神農
 氏黃帝有熊氏也次曰五帝世系則少皞金天氏顓頊
 高陽氏帝嚳高辛氏帝堯陶唐氏帝舜有虞氏也易繫
 辭言古者包犧氏之王天下也神農氏作黃帝堯舜氏
 作春秋文十八年季孫行父曰高陽氏有才子八人高
 辛氏有才子八人昭十七年鄭子曰少皞氏以鳥名官
 此即世本所據以為三皇五帝者也皇何以有三帝何
 以有五以三墳五典知之也偽孔傳謂伏羲神農黃帝
 之書謂之三墳少昊顓頊高辛唐虞之書謂之五典其
 所敘三皇五帝實本于經典豈得以其出自王肅偽造
 而必欲斥之或曰郊子所述太皞炎帝黃帝少昊之外
 尚有共工氏何以不數曰共工伯而少昊受黃帝黃帝
 之內劉歆三統稱世經云郊子據少昊受黃帝黃帝及太
 昊炎帝炎帝受共工農黃帝相繼之世可知炮犧氏繼
 昊稽之于易炮犧神農黃帝相繼之世可知炮犧氏繼
 天而王德始于木共工氏伯九域雖有水德在火木之
 聞非其序也神農氏以火承木故為炎帝黃帝氏火生

土故為土德少昊帝土生金故為金德顓頊帝金生水
 故為水德帝嚳水木故為木德唐虞木生火故為火
 德虞帝火生土故為土德由此觀之則三皇五帝之無
 共工而有少昊明矣史記不紀三皇者以其荒遠無稽
 故僅據大戴禮記五帝德篇而紀五帝但五帝德原文
 不及少昊史公見世本所載黃帝之下尚有少昊故于
 黃帝紀之末帶敘之張守節謂太史公依世本以伏犧神農黃
 顓頊帝嚳唐虞為五帝而孫氏注世本以伏犧神農黃
 帝為三皇少昊顓頊高辛唐虞為五帝孫氏者孫檢也
 然據昭十七年傳疏云世本及春秋緯皆言青陽即
 少皞代黃帝而有天下號曰金天氏然則世本所敘五
 帝本有少昊茲非出自孫檢之注張守節始失照耳司
 馬貞欲補紀三皇豈不知黃帝在三星中因太史公既
 列之于五帝則不得于庖犧神農之外別尋一皇以
 配之而適見緯書差德序命以必義女媧神農為三皇
 遂取而用之先生見尚書中候及春秋緯皆鄭康成作
 注又見禮記明堂位注云女媧三皇承宓戲者以為此
 是鄭說確不可易其實以女媧為三皇之一此乃非也
 一則明堂位各節皆以時世為先後此節敘女媧于垂
 叔之下則未必是三皇時人二則必義神農制作多端
 世楷堂

世楷堂

卷五十一

三

世楷堂

女媧則除卻笙簧一無所見即鍊石補天亦是寓言三
 則說文言女媧古之神聖女化萬物者也安有開關之
 初卽是婦人爲帝王者度不過如姜嫄簡狄之類耳故
 譙周以燧人爲皇宋均以祝融爲皇若以女媧爲皇則
 斷不可緯書固不必論獨鄭康成司馬貞遵而用之可
 謂無識然則補紀三皇當仍列黃帝乎曰風俗通謂遂
 皇戲皇農皇白虎通謂伏羲神農祝融太史公既列黃
 帝于五帝則三皇當補以燧人鑽燧出火教人熟食在
 伏犧以前者也若祝融則係顓頊之子不得列于三皇
 或又疑黃帝旣爲三皇而五帝德篇以黃帝居首豈夫
 子之言亦謬與曰不獨黃帝可以當五帝卽太皞炎帝
 亦可以當五帝周書月令解固以太皞炎帝黃帝少皞
 顓頊爲五德之帝矣夫子之言卽本諸此月令專論五
 行則自太皞數至顓頊五德已備故不及帝嚳堯舜繫
 辭專論易象故上及包犧神農宰我專問帝德故特舉
 黃帝顓頊帝嚳堯舜言各有當羣書所載雖參差不一
 從世本可也

鄭康成說三皇五帝見所注尚書中候敕省圖文據春

秋緯運斗樞義也僞孔尚書序疏載之其以帝鴻金天
 高陽高辛陶唐有虞爲五帝者帝鴻卽黃帝金天卽少
 昊少昊卽青陽黃帝子也史記黃帝紀中帶敘青陽高
 陽顓頊也高辛帝嚳也合堯舜共六人而云五帝者以
 其皆德合五帝坐星者也或以少昊統于黃帝或以堯
 舜合德共爲一帝亦皆可故知鄭與史記合此等荒遠
 事姑存舊說是非本難尋究毋容過事推求補本紀末
 復綴一條以爲或說三皇乃天皇地皇人皇在太皞之
 前別有其人荒誕無稽宋元以來皆承用之并于天皇
 地皇人皇之前增出盤古氏吾不知之矣辨詳十七史

商權

鶴壽案鄭康成爲東漢大儒惜其好以緯書解經所謂三皇者古有此繼天立極之三人其號見于

繫辭鄭必從春秋運斗樞之文以爲女媧承宓戲所謂五帝者不過值五德之運鄭注尚書中候敕省圖以爲

德合五帝坐星者稱帝草昧初開而已婦人聽政古風質朴而已符命侈陳鄭學之不純于此可見史記秦始皇紀博士議曰古有天皇地皇泰皇泰皇者人皇也此

皇紀博士議曰古有天皇地皇泰皇泰皇者人皇也此不過爲上尊號而言乃司馬貞取以附三皇紀後并誤

信漆園叟之言綴以柏皇中央乘陸驪連諸氏又誤信春秋緯之說綴以攝提合維連通序命諸紀不亦謬乎

若胡宏皇王大紀以盤古氏爲始陳經通鑑續編因之更俚鄙不堪矣

五帝夏殷及周初皆無年

三代世表兼敘五帝之世直至周厲王皆有世無年共

和庚申以後周紀方有年數表則改世表爲年表三代

世表敘首言孔子次春秋紀元年正時月日蓋詳序尚

書則無年月余讀牒記黃帝以來皆有年數咸乖異夫

子弗論次豈虛哉說詳尚書後案顧命篇攷周公居攝

成王在位年數鄭康成與劉歆不合一條鶴壽案顧命

鄭注云此成王二十八年居攝六年爲年端先生續其

下云至此三十年知者鄭于康王之誥注云周公居攝

六年制禮樂至此積三十年居攝終于七年加二十八年

正月己巳朔十五日甲子哉生霸故顧命曰惟四月哉生

月庚戌朔十五日甲子哉生霸故顧命曰惟四月哉生

霸先生見其說與鄭不合遂信手駁之今案不獨此一

條劉與鄭不合也鄭康成注尚書所推年月皆據易緯

乾鑿度以甲寅爲元劉歆三統秣以丁巳爲元元二

者截然不同三統秣遠勝于乾鑿度云文王受命入甲寅

元秣戊午部二十九歲故鄭注尚書謂文王受命改元

至魯惠公末年三百六十六歲是克殷至春秋止三百四

十八年而三統秣世經稱積四百歲夫易緯與三統皆

有數可推推之術以經文日月為據武成召誥顧命
 畢命四篇劉歆所已推據此則積年當用丁巳元祿武
 積年當用甲寅元祿推三統之積年當用丁巳元祿武
 王克商周祿入戊午部四十七歲大餘三十三天正辛
 卯朔閏餘十八閏在二月後四月已丑朔故武成云惟
 一月壬辰有死霸惟四月既旁生霸越六日庚戌也
 林入戊午部僅四十二歲大餘三十二天正庚寅朔與
 辛卯按一日耳而歲無閏月則四月戊午部六十歲大
 後月中矣周公攝政七年周祿入戊午部六十歲大
 四月十七日乙亥朔三月甲辰朔故召誥云惟二月既
 望粵六日乙未惟三月甲辰朔望後六日非乙未三月
 五歲大餘十七二月甲辰朔望後六日非乙未三月
 戌朔肫乃丙子成王三十年周祿入丁酉部十四歲大
 餘四十四四月庚戌朔也經云十五日甲子部九歲大
 命以為成王洮沫水之日也殷祿入丁酉部九歲大
 十四是年周祿閏餘十五日閏在七月後殷祿閏餘十八
 閏在二月後故殷祿四月己酉朔甲子則望後日也所
 以止按一日者閏有先後使然康王十二年周祿入丁
 酉部二十六歲大餘五六月己巳朔命云庚午肫此
 按一日殷祿入丁酉部二十六歲大餘五六月己巳朔命云庚午肫此

戊朔庚午為後月之肫矣夫祿各有元元異則入部之
 年亦異據經以攷二祿周則皆合殷則皆違是非月日
 有誤而積年之誤也歲星有超辰則太歲隨而俱超謂
 之龍度天門此法作于上古掌于周官東漢人不知僅
 以六十年周命歲緯書見建武改元歲在乙酉用以為
 據上推魯隱公元年謂之己未又上三百四十八年而
 得辛未遂指為武王伐紂之年不知辛未尚在其前五
 十二年也三統則以隱公元年為甲寅歷四百歲而超
 三次得周初辛未之歲攷諸內外傳皆
 合先生以其不合鄭說而漫駁之何哉
 鄭康成詩譜序云夷厲以上歲數不明太史年表自共
 和始歷宣幽平王而得春秋正義曰本紀夷王已上多
 不記在位之年是歲數不明本紀云厲王三十四年王
 益嚴又三年王出奔于彘召公周公二相行政號曰共
 和十二諸侯年表起自共和元年是歲魯自公之十四

年齊武公之十年晉靖侯之十八年秦仲之四年宋釐公之十八年衛僖侯之十四年陳幽公之十四年蔡武公之二十四年曹夷伯之二十四年鄭則于時未封是太史年表自共和始也本紀共和十四年厲王死于瑛宣王即位四十六年崩于幽王立十一年為犬戎所殺子平王立四十九年當魯隱公元年計共和元年距春秋之初一百一十九年春秋之時年歲分明故云歷宣幽平王而得春秋詩譜疏引年表說共和元年諸侯脫去楚熊勇之七年燕惠侯之二十四年吳之君尚闕無攷亦宜一見十二諸侯年表集解引徐廣曰自共和元

年歲在庚申訖敬王四十三年凡三百六十五年共和在春秋前一百一十九年則歷歷分明矣凡一切謬妄詳著上世帝王年數辨見十七史商權左傳王孫滿語周易乾鑿度及孟子說夏商周饗國之年則皆約略言之不可執泥

八元八愷

文十八年傳高陽氏有才子八人蒼舒隤鼓檮戡大臨危降庭堅仲容叔達杜注高陽帝顓頊號八人其苗裔蒼舒等即垂益禹皋陶之倫庭堅皋陶字高辛氏有才子八人伯奮仲堪叔獻季仲伯虎仲熊叔豹季狸注云

高辛帝嚳號八人亦其苗裔伯奮等即稷契朱虎熊羆之倫疏云春秋命秣序顓頊傳九世帝嚳傳八世要二帝子孫至舜時始用必非帝之親子故略言其苗裔耳六年傳臧文仲聞六蓼滅云皋陶庭堅不祀忽諸知庭堅皋陶為一人其餘則不知誰為禹誰為益故云之倫之屬不敢斥言此經服虔注已止僅存一句云蒼舒等八人禹垂之屬也鄭康成尚書注止者多欲攷舜臣與元愷離合僅存一句云契在八元中祇可依杜孔為說然杜以蒼舒等為垂益禹皋陶之倫而且以益先皋陶杜不信史記故也史記秦本紀秦始皇于皋陶皋陶生伯

益父子佐舜有功列女傳皋子生五歲而贊禹曹大家注皋陶之子伯益也唐宗室世系表高陽氏生大業大業生女華女華生皋陶字庭堅為堯大理生伯益列女傳唐書皆本史記水經注百蟲將軍顯靈碑云將軍姓伊氏諱益字隤數帝高陽之第二子伯益者也杜注孔疏皆不能以舜臣分配元愷而此碑直以益為隤數且言是高陽子左傳本以隤數敘列八愷之第二在庭堅前果爾則非皋陶子矣鶴壽案傳稱舜臣堯舉八愷使主后土舉八元使布五教于四方注疏言禹作司空平水土契作司徒敷五教故知禹在八愷之中契在八元之中然禹契之字無從而攷太史公但言禹名文命故疏言不知八愷之中何者是禹八元之中何者是契也禹為顓頊六世孫見漢律秣志

稷契為帝嚳之苗裔見大戴禮帝繫姓若垂為顓頊後
 朱虎熊羆為帝嚳後則未之前聞據百蟲將軍碑及左
 傳伯益皋陶並非父子史記秦本紀云帝顓頊之苗裔
 曰女修元鳥墮卵吞之生子大業大業生大費與禹平
 水土是為柏翳柏翳字同翳益聲轉即尚書之伯益也
 太史公竝未言大業即皋陶其以伯益為皋陶之子蓋
 始于列女傳而張守節正義引之然則謂伯益為高陽
 之後可信也謂伯益為皋陶之子未可信也至唐宗室
 世系表謂大業生女華女華生皋陶為堯大理生益則
 更大謬女華者大業所取少典氏女耳張守節謂大業
 即皋陶而表以女華為大業之子皋陶為大業之孫忽
 然增出兩代世系表出自人家宗譜大概鑿空無據前
 有無識之鄭樵取以入通志今先生又云列
 女傳唐書皆本史記胡弗觀史記原文邪

后稷見棄

史記周本紀云后稷名棄其母有邠氏女姜原為帝嚳
 元妃出野見巨人跡心忻然說踐之而身動如孕者居

期而生子以為不祥棄之隘巷馬牛過者皆辟不踐徒
 置之林中適會山林多人遷之而棄渠中冰上飛鳥以
 其翼覆薦之姜原以為神遂收養之初欲棄之因名曰
 棄棄為兒時忤如巨人之志其遊戲好種樹麻菽麻菽
 美及為成人好耕農相地之宜宜穀者稼穡焉民皆法
 則之帝堯聞之舉棄為農師天下得其利帝舜封棄于
 邠號曰后稷別姓姬氏以上皆述棄之事也然先儒之
 說不同大戴禮帝系篇帝嚳卜其四妃之子皆有天下
 上妃有邠氏之女曰姜嫄生后稷次妃有娥氏之女曰
 簡狄生契次妃陳鋒氏之女曰慶都生堯下妃叔訾之

女曰常儀生摯家語世本史記五帝本紀詩毛氏傳劉
 歆班固賈逵馬融服虔王肅皇甫謐等皆從之鄭元作
 毛詩箋據春秋命秣序以為少昊傳八世顓頊傳九世
 帝嚳傳十世則堯與稷契皆非帝嚳親子乃其苗裔耳
 鄭志荅趙商同張融從之其履跡感生之事見河圖及
 中候稷起苗興諸篇齊魯韓詩春秋公羊說同鄭元用
 以箋詩王基馬昭孫毓竝以為然而毛萇馬融許慎王
 肅皆不信其說愚謂此雖近似荒誕然後稷生而見棄
 經有明文若謂夫婦配合以人道而生子乃事之至常
 決無寘之林卷寒冰之理大司樂有享先妣之樂魯立

闕宮以祀姜嫄矣斯作頌首美姜嫄之德使后稷無感
 生之事周魯何為特立姜嫄廟乎鶴壽案周本紀所述

于生民詩戴東原曰帝嚳上妃姜嫄本失實之辭徒以
 傳會周人禘嚳為其祖之所自出耳周祖后稷于上更
 無可推后稷非無母之子故別立姜嫄廟不在廟制之
 數此禮意之至微也明乎禮可以通詩詩美姜嫄曰克
 禮克祀以弗無子禮祀竝事天之名德可以當神明然
 後能事天也次章曰上帝不寧不康禋祀居然生子氣
 化生人以後人類相生久矣忽有界乎氣化之際者而
 所生乃非常之哲人豈偶然乎此言禋祀獲福之常理
 以見哲人降生與降福無二理也三章言生而棄之感
 其異然後收養之後稷之名棄以此今案戴氏謂姜嫄
 非帝嚳元妃是也謂姜嫄無夫而生子恐未必然姜嫄
 之夫當是帝嚳之裔特不著名耳猶之簡狄竝非帝嚳
 次妃而其夫亦不著名也至于履迹感生容有其事潛
 夫論五德志云大人迹出雷澤胥履之生伏羲有神
 龍首出常感任姒生神農大電繞樞炤野感符寶生黃
 帝大星如虹下流華渚女節夢接生少皞搖光如月感

女樞幽防之宮生顓頊握登見大虹意感生重華修巳
 見流星意感生文命扶都見白氣貫月意感生殷湯大
 任夢長人感已生文王此言自古帝王皆出感生殆不
 足信若有娥飛燕女修吞卵呂覽史記諸書皆言之而
 姜嫄履大人迹
 詩固明言之矣

辨夏商歷年謬妄之說

夏本紀集解徐廣曰自禹至桀十七君十四世汲冢紀
 年曰有王無王用歲四百七十一年殷本紀集解譙周
 曰殷凡三十一世六百餘年汲冢紀年曰湯滅夏至受
 二十九王用歲四百九十六年案一切譌說多出皇甫
 謐帝王世紀幸而不傳今存者尚有汲冢紀年夏末一
 條云自禹至桀十七世二句與集解所引同小字注云

起壬子終壬戌夏紀集解十七君十四世當即紀年文
 俗張遂辰刻本十七之下世之上脫君十四三字有王
 二句及每君皆有年數小字注甲子皆謚妄造夏紀禹
 崩下集解引謚曰年百歲則俗刻紀年脫亦謚妄造殷
 紀湯崩下集解引謚曰湯即位十七年踐天子位為天
 子十三年年百歲而崩俗刻紀年脫以逐年細數按之
 十三年當為十二年謚意以禹湯皆聖人故皆以百歲
 歸之殷比夏更詳每君各為製一名如外丙名勝仲壬
 名庸之類此等直如戲劇小說更怪殷末一條總說湯
 至紂君數年數與集解所引正同辨見十七史商權

案竹書紀年今無原本固不可信若帝王世紀所載夏
 殷之世數年數大約各有所據俗本紀年或係哀集其
 文亦未可知其殷代每君名字即謚所增入亦非盡無
 憑呂氏春秋音初篇云殷整甲徙宅西河此非河宣甲
 名整之一證乎太平御覽卷八十三引韓詩內傳云湯
 為天子十三年年百歲而崩此非湯在位十三年之一
 證乎一君之名有本而每君之名皆妄造一君之年有
 本而每君之年皆妄造恐未必然况史記三代世表云
 從禹至桀十七世從湯至紂二十九世竹書與世紀正
 與此同漢律秣志云夏后氏繼世十七王四百三十二
 歲殷世繼嗣三十一王六百二十九歲夏之歷年竹書
 不甚相懸殷之歷年竹書雖不同而世紀之同不同今
 無從攷先生概以
 為元晏妄造過矣

外丙仲壬

殷道第及與周不同故傳世三十立第者十三孟子湯
 崩太丁未立外丙二年仲壬四年趙岐注太丁未立而

卒外丙立二年仲壬立四年後微子舍其孫脂而立衍
 仍殷家法也趙注本之殷本紀原無可疑朱子綴以程
 子說謂其時外丙方二歲仲壬方四歲太甲差長故立
 之但丙兄壬弟何以兄二歲弟反四歲乎

太甲元年十二月

古文伊訓已亡班氏律秣志云惟太甲元年十有二月
 乙丑朔伊尹祀于先王誕資有牧方明此太甲元年十
 二月朔冬至祀上帝為越弗行事偽古文勅為湯崩踰
 月卽位因以陳訓謬甚說詳尚書後辨蔡沈謂秦建亥
 史記始皇三十一年十二月更名臘曰嘉平夫臘必建

丑月也秦以亥正則臘爲三月云十二月者寅月起數未嘗改也至三十七年書十月癸丑始皇出遊十一月行至雲夢繼書七月丙寅始皇崩九月葬驪山先書十月十一月繼書七月九月知其以十月爲正朔而寅月起數未嘗改也且秦史制書謂改年始朝賀皆自十月朔漢初史氏所書舊例也漢仍秦正亦書曰元年冬十月則正朔改而月朔不改明矣蔡此說尤非顧氏日知錄云漢書高帝紀春正月顏師古注云凡此諸月號皆太初正秣之後紀事者追改之非當時本稱也以十月爲歲首卽謂十月爲正月今此真正月當時謂之四月

耳他皆類此叔孫通傳諸侯羣臣朝十月師古云漢時尚以十月爲正月故行朝歲之禮史家追書十月又漢元年冬十月五星聚于東井當是建申之月劉攽云案秣太白辰星去日率不過一兩次今十月而從歲星于東井無是理也然則五星以秦之十月聚東井耳秦十月今七月日當在鶉尾故太白辰星從歲星也據此足明記事之文皆是追改惟此一事失于追改遂以秦之十月爲漢之十月夫以七月爲十月正足爲秦人改月之證矣顧氏此二條本顏師古劉攽注以明秦漢之初本改時月司馬遷班固生武帝正秣之後本太初秣而

追改前之時月以記事其言信而有徵蔡氏取蘇氏東坡書傳及胡安國春秋傳春秋春王正月左傳云周正月杜預云言周以別夏殷伊川程子忽翻其案創為假天時以立義之說胡安國遂據伊訓以為商不改月據秦漢書始建國曰元年冬十月以為秦漢不改時因謂春秋以夏時冠周月此其謬正與蘇氏同而蔡兩承其誤也蔡所據者周建子而詩言四月維夏六月徂暑則寅月起數周末嘗改也夫書傳所載三正錯舉甚多豈足證不改月乎既知蔡不改月之誤不得不用孔崩年改元之說而二說皆不可通于是顧氏日知錄又云元

祀者太甲元年十二月建子之月蓋湯崩太甲不繼必湯別有辨以前年之十二月也祠于先王奉王見厥祖祔湯于廟也先君祔廟而後嗣子即位故成之為王也未祔則事死如生位猶先君之位故祔廟而後嗣子即位必在期年之後周卒哭而祔故踰年斯即位矣三年喪畢而後踐天子位舜也禹也練而祔祔而即位商也踰年正月即位周也此別自立說竟以今伊訓為真書矣惟閻氏云至朔同日以祖配上帝而作訓方為定論鶴壽案史記三代世表殷湯下有帝外丙帝仲壬二代然後繼之以帝太甲則太甲之年不與湯相接也太甲元年前有仲壬之服殷正建丑十二月朔旦冬至故越第而祀先王閻氏據劉歆說以駁偽古文以為與湯崩無涉省卻改元不改月

許多閒話善矣但偽古文亦因劉歆而誤三統秣云上
 元至伐桀之歲十四萬一千四百八十歲歲在大火房
 五度故傳曰大火關伯之星也實紀商人後為成湯方
 卽世之時為天子用事十三年矣商十二月乙丑朔旦
 冬至故書序曰成湯既沒太甲元年使伊尹作伊訓曰
 惟太甲元年十有二月乙丑朔伊尹祀于先王誕資有
 牧方明言雖有成湯太丁外丙之服以冬至越弗祀先
 王于方明以配上帝作偽書者但見太甲元年與成湯
 卽世連文而不知太甲之年不與
 湯相接故有踰月卽位等說耳

三統秣誕資有牧方明一句為偽作者刪去然此乃劉
 歆所引真古文歆以方明為冬至郊天汲郡古文曰太
 甲十年大饗于太廟初祀方明此商家一代祭祀大典
 惜其書不傳周因殷禮故儀禮觀禮有方明說詳堯典
 禮于六宗○鶴壽案觀禮諸侯觀天子為
 壇十有二尋加方明于其上孟康曰方明者神明之象
 也以木為之方四尺畫六采東青西白南赤北黑上元

下黃

臣扈

尚書君奭在大戊時則有若伊陟臣扈傳曰大戊大甲
 之孫疏曰史記殷本紀云大甲崩子沃丁立崩弟大庚
 立崩子小甲立崩弟雍己立崩弟大戊立是大戊為大
 甲之孫夏社序云湯既勝夏欲遷其社不可作夏社疑
 至臣扈則湯初有臣扈已為大臣不得至大戊仍在與
 伊尹之子同時立功蓋二人名同或兩字一誤也案疏
 以臣扈不得至大戊仍在者大戊為湯元孫為世則五
 其間兄弟相及有外丙仲壬等凡九君矣竹書紀年湯

為天子至大戊元年凡八十四年竹書出于東晉不足
 信但臣扈至大戊歷九君自必百餘歲百餘歲人上世
 常有不足多怪疏謂二人名同或兩字一誤非也蘇氏
 軾云湯初已有臣扈湯享國十三年又七年而大甲立
 大甲享國三十二年又更四帝乃至大戊臣扈猶在陳
 氏經云湯至大戊百三十年必二臣名同也攷史記三
 代止表其世未詳其年竹書紀年起自黃帝已覺荒誕
 宋儒邵雍金履祥輩又不用竹書公然編年不知何據
 即如此條竹書大甲享國十二年而蘇云三十二年竹
 書湯至大戊八十四年而陳云百三十年宋儒習慣說

說良可怪駭

鶴壽案子夏生于魯定公三年至魏文侯
 二十五年受經已百有八歲矣百餘歲人

上世常有商之歷年果如竹書紀年所載則大戊時之
 臣扈即是成湯時之臣扈無可疑者但先生既以紀年
 為偽書則先生
 之說亦不足據

高宗彤日

高宗武丁也敘以為高宗祭成湯有雉異而祖已訓王
 伏生大傳云武丁祭成湯有雉飛升鼎耳而雉武丁問
 諸祖已祖已曰雉者野鳥也不當升鼎今升鼎者欲為
 用也無則遠方將有來朝者乎故武丁內反諸已以思
 先王之道三年編髮重譯來朝者六國孔子曰吾于高
 宗彤日見德之有報之疾也此說與敘同然以二說及

經文攷之雖書應當作于高宗之世要亦未有明文史記殷本紀則謂祖己既訓武丁以雉雖宜修政其後武丁崩子帝祖庚立祖己嘉武丁之以祥雉爲德立其廟爲高宗遂作高宗彤日及訓據此則是訓王雖在武丁時作書實在祖庚時高宗乃係廟號書若作于武丁時宜稱王不宜稱高宗史記之說不爲無理然其與敘合否未詳以備一解可也金氏履祥鄒氏季友劉氏三吾等則直以爲祖庚彤祭高宗祖己訓祖庚而作此既非經文小序大傳之說又非史記之說乃鑿空杜撰者也閻氏若璩從金氏履祥說謂序爲誤并訾說命黷于祭

祀爲僞誤古文者據誤解以爲實事非也夫武丁豐昵而致雉異相傳久矣幾千年下忽有金氏輩出移而屬之祖庚憑臆妄造豪無據依雖武丁賢君不妨曲爲回護而實使祖庚蒙不白之冤僞誤古文者生于魏晉安知後世有金氏輩欲翻此案而先不信敘說乎如此立論豈足服僞誤者之心哉

祖甲

尚書無逸祖甲饗國三十有三年鄭云祖甲武丁子帝甲也王云祖甲湯孫太甲也案鄭說本馬融蓋因國語稱帝甲亂三宗世次相承歷然不紊下文言自殷王中

宗及高宗及祖甲及云者因其先後次第而枚舉之也
 則祖甲非太甲明矣禮祖有功宗有德攷之史太甲稱
 太宗而未嘗稱祖王義足徵其妄殷世二十有九以甲
 名者五帝以太以小以沃以湯以祖別之不應有二帝
 俱稱祖甲孔傳以不義惟王與太甲茲乃不義為一彼
 偽文固不足信此云太甲為小人之行不亦妄乎司馬
 貞史記索隱云案紀年太甲惟得十二年此云祖甲享
 國三十三年知祖甲是帝甲明矣司馬貞所見紀年舊
 本自是可據今本紀年朱子以為偽書太甲享國甚短所以不數又
 何疑乎

文王受命稱王改元

周自虞芮質成文王受命改元稱元年七年而崩武王
 承文王年數不改元十一年觀兵孟津以卜諸侯之心
 太誓上篇曰惟四月太子發上祭于畢下至于孟津之
 上云云居二年聞紂昏亂暴虐滋甚于是武王徧告諸
 侯殷有重罪不可以不畢伐遂率以東伐紂滅之太誓
 中下篇曰十三年十二月戊午師畢渡孟津諸侯咸會
 云云是也宋歐陽子著論駁之扶持名教之意甚切攷
 劉知幾史通中有一條云書曰文王受命稱王夫天無
 二日地惟一人有殷猶存而王號遽立此即春秋吳楚

僭號而陵天子也服事之道理不如斯張守節史記正義曰易緯文王受命改正朔有王號鄭康成信之天無二日土無二王豈殷紂尚存而周稱王哉禮記大傳云牧之野武成大事而退追王大王亶父王季歷文王昌據此是追王爲王何得文王自稱王也文苑英華卷七百七十載梁肅西伯受命稱王議大旨亦同然則扶持名教之意唐人固已侃侃言之豈待宋儒始見及此特恐非事實耳宋儒之說以爲改元稱王之是非但當問彼天命之絕與不絕其說以爲一日之閒天命已絕則爲獨夫天命未絕猶是君臣改元是兩君竝立也觀兵

是以臣脅君也程子張子皆主此論但天命之絕與不絕于何驗之天旣無言聖人當日亦可爲卽爲耳服事止敬自是初年之事若以文王受命爲不可則將何以處武王武王于紂親誅其身滅其國代其位謂是天命已絕故不妨爲此則文王時紂天命未絕于何驗之也朱子云有心要存名教而于事實有所改易則夫子之錄太誓武成其不存名教甚矣朱子此言精絕凡抱聖經而講解之者孰不欲防護名教推其防護名教之心直欲使終古一君而後快無如其非事實也君臣之義固無所逃而天討有罪亦不可違自操懿以下咸假禪

讓以行篡逆不如用兵者之光明矣湯武放伐尚無傷于名教文王改元又何害于名教而必改易事實爲之曲諱乎朱子語類云顯道問先儒將十一年十三年等合九年說以爲文王稱王不知何據曰自太史公以來皆如此說歐公力以爲非東坡亦有一說但書說惟九年大統未集于小子其承厥志卻有一箇痕瑕或推太誓諸篇只稱文考至武成方稱王只是當初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也只是羈縻那事體自是不同了又云歐陽公說文王未嘗稱王不知九年大統未集是自甚年數起且如武王初伐紂之時曰惟有道曾孫周王

發未知如何便稱王假謂史筆之記何爲未卽位之前便書爲王且如太祖未卽位前史官只書殿前都點檢安得便稱帝邪問歐公所作帝王世次序闢史記之誤果是否曰是皆不可曉昨日得鞏仲至書潘昌叔託討世本向時大人亦有此書後因兵火失了今少有人收得史記皆本此爲之又云歐公泰誓論言文王不稱王歷破史遷之說此未見得史遷全不是歐公全是蓋武成九年大統未集之說若以文王在位五十年推之不知九年當從何數起又有曾孫周王發之說到這裏便難會不若只兩存之合諸條觀之則朱子不以文王稱

王為非但誤信晚出武成九年之說耳汲郡古文云帝

錫命西伯得專征伐四十年春三月西伯昌薨此晚

出武成所據然特從專征伐數起故有九年逸周書文

傳解云文王受命九年惟莫春在且王在靈囿王在靈

鎬召太子發亦謂受專征伐之命

召是實舉當日民呼文王為王之事中庸追王太王王

季不及文王明文王已稱王矣鶴壽案君臣者名教之

王必盡一日臣子之禮若使紂在而即稱王改元雖操

懿亦不至此故必託于禪讓武王即位之初亦恪守臣

分及至後來紂益淫昏民不堪命不得已而伐紂奉天

討也天何嘗諄諄然命武王起而誅之天下不可一日無王

虐民有必誅之理武王起而誅之天下不可一日無王

今日誅紂明日稱王此乃一定之理安有紂在而即自

稱為王者哉凡詩書于伐紂之前即稱文王武王為王

者皆後來所追改耳詩稱文王受命乃是周公推本之

詞即文王之民謂其臺曰靈臺謂其沼曰靈沼則有之

而靈臺之詩必作于後來若使作于當時則必曰君在

靈囿君在靈沼也文王亦係克商之後追王故周書世

俘解云辛亥王格于廟王烈祖自太王太伯王季虞公

文王邑考以列升中庸文不具耳朱子據武成惟九年

大統未集惟有道會孫周王發二語疑文王已改元稱

王受命之九年為書襲用舊文而誤者周書文傳解云文

稱受命者受王之錫命非謂受天命也而偽書誤以為

大統墨子兼愛篇曰昔者武王將事泰山隧傳曰泰山

有道會孫周王有事大事此武王既定天下後巡守于

岱禱祀之詞也而偽書誤以為初伐紂時橫渠張子曰

此事間不容髮一日之閒天命未絕則是君臣旨哉斯

武王伐紂之年

武王伐紂之年余于尚書後案據國語伶州鳩之言推

網常則知所當也以前斷無稱王之傷名教理所不當也

先生既知武成偽書而猶謂

文王受命稱王改元不亦謬乎

武王伐紂之年

武王伐紂之年

得是年太歲在辛未但史記甲子紀年始共和其前無之則伐紂之年不的知也竹書紀年殷末小字夾注云起癸亥終戊寅則以明年己卯為武王伐紂之年宋元明人皆從之然不足信辨詳十七史商權武王伐紂的係辛未但此不過從後之年逆推以上而得而秣家有超辰之法六十年超過一辰又名龍度天門則即謂之己卯亦可鶴壽案劉歆三統秣云上元至伐紂之歲十四萬二千一百九歲自文王受命至此十三年歲在鶉火張十三度故傳曰歲在鶉火則我有周之分也以下所推殷十一月戊子日在析木箕七度月在房五度後三日得周正辛卯朔合辰在斗前一度至己未冬至晨星與婺女伏歷建星及牽牛至于婺女天龍之首無一不與伶州鳩之言合夫歲星在鶉火則太歲在辛未劉歆已言言之何待哉生據國語以推之邪

詩文王疏亦云文王受命十三年為辛未之歲蓋古法太歲在地與歲星在天恒相應太歲起星紀百四十四年超一次太歲起丙子亦百四十四年超一辰注竹書者但以六十甲子逆推之御差八算當超八辰注竹書者但以六十甲子逆推之御差八算故謂伐紂之年為己卯也

先王連后稷數

偽武成先王建邦啓土云云傳以先王為后稷閻若璩謂伶州鳩曰以太簇之下宮布令于商昭顯文德底紂之多罪故謂之宣所以宣三王之德也三王即金縢所云太王王季文王故作武成者亦有太王肇基王迹等語似當日未必及后稷且尊之為先王何也果爾是宣

四王之德矣奚啻三愚謂閻此說謂直當從太王數起然則公劉亦不宜及矣但后稷稱先王不但周語有昔我先王世后稷之語周禮春官司服享先王則袞冕享先公則鷩冕序先王于公之上王蓋后稷守祧守先王先公之祧序先王于公之上王亦后稷是后稷正當爲先王也

世數未足盡信何況其年

共和以前卽其世數未足盡信何況其年周語靈王二十二年太子晉曰自后稷之始基靖民十五王而文始平之十八王而康克安之韋昭曰十五王謂后稷不窋

鞠陶公劉慶節皇僕差弗毀隄公非高圉亞圉公祖太王王季文王也十八者加武王成王康王據本紀世表稷契爲親兄弟雖稷母姜嫄無人道而生稷然二人固皆爲帝嚳之子且姜嫄乃嚳元妃而契母簡狄係次妃稷之年必不甚少于契乃殷紀自契至湯父子相繼凡十四世自湯至紂除弟及者十四王外父子相繼凡十七世通計契至紂凡三十世若周紀稷至文王父子相繼惟十五世文王與紂同時也約計夏殷之歷年舉其成數夏四百殷六百實不止此千餘年中只傳十五代則必每代皆七十歲生子然後可也稷契兄弟二人契

之後傳世雖不為密然尚可而稷若此之稀疏有此理乎周語又云穆王將征犬戎祭公謀父諫曰昔我先王世后稷以服事虞夏及夏之衰棄稷不務我先王不密用失其官而自竄于戎狄之間世后稷者世為后稷之官也稷之子孫自唐虞以至夏衰四百餘年不知凡傳幾何世不密本非后稷子只因竄居戎狄盡亡其世次名號後人遂以不密即稷子耳周本紀后稷卒子不密立索隱曰譙周案國語以為是失其代數也若不密親棄之子至文王千餘歲惟十四代亦不合事情正義曰毛詩疏云虞及夏殷共千二百歲每世在位皆八十年

乃可充其數以理而推實難據信

用甲子紀年六國以下仍不用

年表于共和元年書一庚申而其五年恰逢甲子自此以後每十年一書甲子下則甲戌甲申甲午甲辰甲寅六十年一周甲子干支日名也而子長初用以紀年古所未有卻甚便安歲名月名自在爾雅日之干支自在說文借日紀歲有何不可通鑑用歲名誠不苟卻不必拘史記只十二諸侯一篇用甲子紀年其餘六國以下仍不用但書各君在位年數其意以為前已見則此下自可按年而得也

鶴壽案史記十二諸侯年表上一略所書庚申甲子之類皆徐廣注何以

知之敬王四十三年載徐廣曰歲在甲子六國年表定
 王元年載徐廣曰癸酉以此知之錢竹汀曰太史公以
 太陰紀年故命太初元年為闕逢攝提格依此上
 推共和必不值庚申則庚申為徐廣注又何疑焉

蛾術編卷五十一終

蛾術編卷五十二

嘉定王西莊先生原本

吳江

迨鶴壽參校
沈楸惠校刊

說人二

成王多得周公屬黨

周公欲居攝三叔流言乃避居東都等事已見尚書後
 案歐陽永叔詩本義云鴟鴞篇見于書金縢最可據而
 鄭箋與金縢特異予繹鄭箋與金縢正相合也歐云鄭
 謂武王崩成王卽位居喪不言周公以冢宰聽政而二
 叔流言冢宰聽政乃是常禮二叔何疑而流言不通一

也予案鄭原謂周公于武王崩免喪後欲攝政故管蔡流言竝非成王在諒陰中周公以冢宰聽政而流言歐何以斥鄭也又云鄭謂二叔流言周公避居東二年且周公所以攝者以成王幼不能臨政耳若已能君臨周公將以何辭奪其政而攝不通二也予案王得金縢之書感風雷之變方且大悔而迎周公何奪之有歐何以斥鄭也金縢我之弗辟鄭讀辟為避謂避居東都偽孔解為法謂欲殺管蔡居東二年罪人斯得孔謂居東即東征罪人即管蔡鄭謂公避居東都成王多得周公屬黨而誅之孔鄭異解永叔空疏姑置不論若古今說書

說詩各家即有從辟為避者

朱子荅董銖似亦讀避見鄭氏品藻條內

其于

罪人斯得亦僅解為居東既久徧加訪察始知流言出于管蔡若云成王得公屬黨誅之則無肯信者王肅已詆鄭氏橫造此言見毛詩疏予後案搜得干寶周易注以證鄭義今又得無逸篇周公戒成王云不永念厥辟不寬綽厥心亂罰無罪殺無辜怨有同是叢于厥身由此觀之成王性質剛猛少時必有誅殺無罪事此正可為多得周公屬黨而誅之之切證

鶴壽案書金縢稱管叔及其羣弟流言周公曰我之弗辟無以告我先王居東二年罪人斯得偽孔傳云辟法也言我不以法法三叔則無以成周道告先王周公既告二公遂東征之二年之中罪人此得案說文云辟治也引周書曰我之不彛其字從井則辟之

為法明矣周書作維解云武王克殷建管叔于東建蔡叔霍叔于殷武王崩三叔及殷東徐奄熊盈以畔周公召三公內弭父兄外撫諸侯二年臨衛攻殷大震潰降既終成王幼弱周公攝天子之政四國流言居東三年誅兄故弟證以史記周本紀管蔡世家宋微子世家三篇乃知流言東征只在兩年中王肅曰武王九十三而崩其明年稱元年周公攝政遭流言作大誥而東征蓋近紂都之地非東都也獨馬融鄭康成則音辟為避而云避居東都其說亦有本史記曾周公世家云武王既崩或王少周公恐天下畔乃踐阼當國管叔及羣弟流言周公曰我之所以弗辟而攝政者恐天下畔夷而反周公乃奉成王命與師東伐此以流言畔逆為兩事然但讀辟為避而無避居東都之說墨子耕柱篇云古者周公旦非關叔辭三公東處于商蓋關叔即管叔商蓋東夷國名亦見韓非子或以為即商奄非也商奄乃武庚之與國周公何故棄其官位而投身于必死之地乎其說斷不可信馬融之說今已無傳鄭康成謂

周公以武王崩後三年避居東都五年秋乃反而居攝見于詩邶風譜幽風譜鴉箋及禮記文王世子正義所引諸條大略相同其謂罪人周公之屬黨與知攝政者周公出奔二年盡為成王所得又謂周公避居東都成王收捕周公之屬黨而誅之此則大謬周公聖人也豈同後世姦臣聯結黨與者如謂屬黨為親屬姻黨則滕畢原鄧郇子姓有伯禽君陳凡蔣邲茅衛毛邲郈雍曹杞鄆二國姊妹有陳國妻黨有薛國皆安無所誅殺故王肅謂案經傳內外周公之屬黨俱存成王無所誅殺康成橫造此言也善乎汪容甫之言曰君在諒闇三年不言百官總己以聽于冢宰尚書論語檀弓具有明文成王之立年止十三又在不言之地周公方抗世子法于伯禽使王知父子君臣長幼之義念社稷新造旋遭大喪自以王室懿親身為冢宰踐阼而治以填天下而三叔覲主少國疑大臣未附苟肆惡言誑誤百姓相率拒命以濟其姦周公秉國之鈞禮樂征伐皆自出傷不基之將陸憂四方之不恭行天罰以執有罪是誠不氣是故咎鳴鵠之管叔既經蔡霍流而心悲其言有文焉其

聲有哀焉斯其仁至義盡者矣如鄭所言流言一至公
 即避位流言再至公得不殺身乎釋萬乘之國而為匹
 夫以遜于野一死士之力足以制之豈不為之寒心哉
 公之既出此二年中宮府之事竟將誰屬使二公可代
 則周公其始亦將不攝況管蔡能以流言聞公其不能
 以流言聞二公乎此又進退無據者也當成王之立朝
 野晏然三叔輒思動搖王室及宗臣釋位國釁已生乃
 猶俯首帖耳圖視不動待至三年而後反非情理也故
 使攝位之舉自公初始處非其據是謂攘浮言朝播
 大權夕謝倉皇伏若恐不及王躬國事莫復誰何是
 之謂愚居東二年東征又三年國步既夷王年亦長比
 其反也乃更居攝是謂貪且公之攝位卿尹牧伯下
 及士庶其誰不知而云罪人周公臣屬與知攝者此則
 私黨陰謀之說豈可以論周公哉今先生又引無逸數
 語以作誅屬黨之證何也

康誥

蔡傳云書序以康誥為成王書今詳本篇康叔成王叔

父不應以弟稱之或謂周公以成王命誥故曰弟然既
 謂之王若曰則為成王之言何遽自以弟稱之也且康
 誥酒誥梓材言文王者非一而無一語及武王何邪或
 謂寡兄勗為稱武王尤為非義寡兄者自謙之詞苟語
 他人猶之可也武王康叔之兄家人相語周公安得以
 武王為寡兄乎或謂康叔在武王時尚幼故不得封然
 康叔武王同母弟武王分封當作受命之時年已九十安有
 同母弟尚不可封乎且康叔文王之子叔虞成王之弟
 周公東征叔虞已封于唐豈有康叔得封反在叔虞之
 後汲冢周書逸周書冠以汲冢非是克殷篇言王即位于社南衛

世楷堂

叔封傳禮史記亦云康叔封布茲康叔在武王時非幼明矣特序書者不知康誥篇首四十八字為洛誥脫簡因誤為成王書康誥酒誥梓材篇次當在金縢之前蘇氏軾以惟三月哉生魄至乃洪大誥治為洛誥文當在洛誥周公拜手稽首之前周公東征二年乃克管蔡即以殷餘民封康叔七年而復辟營洛在復辟之歲則封康叔時決未營洛又此篇初不及營洛事知簡編脫誤也此說非是大傳以周公攝政四年建侯衛五年營洛鄭為大傳作注則注經必用其說故以上文初基為謀是洛成在五年營度在四年此時方謀建邑土中而殷

之故都地近洛邑先命賢母弟以鎮撫之至五年既營成周于洛六年方制禮作樂七年方復辟致政竝大傳文是營洛事本不在七年誥康叔時本未營洛蔡傳從蘇說遂以三月為攝政七年之三月大謬至篇中不及營洛事者此時不過謀度之而已其意重在和會四方諸侯以觀其心意非專為康叔一人而作故鄭以王若曰為總告諸侯康誥之首先敘將營洛邑之事梓材之末又復總結三篇之意自為首尾篇中誥康叔處不必及營洛也又金氏履祥謂洛誥乃告卜往復成王之語及雷後之事與咸勤誥洛治之事不合不可以此冠洛誥蘇

說可謂妄矣然以為成王時書如故也至朱子改為武

王書蔡傳從之

語類康誥酒誥二篇必定武王時書人只被作洛事在前惑之如武王稱寡兄

朕其弟卻甚正此與他人言皆不合書序誠有可疑康誥第述文王不曾說及武王只有乃寡兄是說武王又

是自稱之詞然則康誥是武王誥康叔明矣緣其朱子中有錯說周公初基處遂使序者以為成王時事

之說本于吳棫書碑傳胡宏皇王大紀但語類徐彥章

問殷地武王既以封武庚而使三叔監之矣又以何處

封康叔荅云既言以殷餘民封康叔豈非封武庚之外

將以封之乎廣所記一條問若以康誥為武王書則在

武庚未叛前矣荅云想是同時商畿千里紂之地亦甚

大所封必不止三兩國彥章與廣所駁甚是而荅語幾

于窮而遯矣定四年傳祝佗言周公命康叔以康誥而

封于殷虛佗稱述其先君受封事安得誤僖三十一年

傳甯武子述成王周公之命康叔又安得誤知書序不

可駁也

鶴壽案據康誥稱孟侯朕其弟小子封孟侯者諸侯之長也朕者武王自稱也封者康叔之名

也若在成王時豈有稱叔父為弟者豈有呼叔父之名者則書序之說斷不可信但書序明言成王既伐管叔

蔡叔以殷餘民封康叔作康誥酒誥梓材且與祝佗之言相合然則康誥所謂惟乃丕顯考文王乃寡兄勗諸

語其將何以解之今案周公攝政七年其時所有訓誥或有代成王言者或有代武王言者大誥篇稱王若曰

此周公代成王之辭故其下云洪惟我幼冲人又云寧王遺我大寶龜寧王武王也又云乃寧考前寧人康誥

篇稱王若曰此周公代武王之辭故直呼之曰小子封而其下但言文王考絕無一言及于武王解書者不

知此義徒見康誥作于成王之世而有孟侯之稱乃曰天子年十八為孟侯呼成王也夫孟為庶長之稱侯乃

五等之爵而以目元良且斷以歲數豈非委巷之無稽
 俗師之鄙背奈何以其本于伏生書傳而遂信之呂氏
 春秋正名篇云齊湣王周室之孟侯也固與康侯寧侯
 同其美號又何太子年十八之云乎明乎此則朕弟寡
 兄俱得其解矣至康叔受封固在滅武庚後然使武王
 欲封康叔則商畿千里封武庚外何難再封康叔要知
 管叔封于管城在中年蔡叔封于蔡城在山陽霍叔封
 于霍邑在永安其為三監特監于武庚之國非受封于
 其地也此何足以難朱子邪

多士三月

多士云惟三月周公初于新邑洛用告商王士鄭云成
 王元年三月周公自王城初往成周之邑用成王命告
 殷之衆士以撫安之鄭以為成王元年三月者成王即
 政元年即周公致政明年也召誥洛誥言營洛遷殷頑

民事已具故此撫安之閻若璩謂此三月即康誥之三
 月非是

先作洛後遷殷

周公先作洛邑後遷殷民惟蔡沈獨改為先遷殷後作
 洛多士蔡傳云周公黜殷後以殷民反覆難制即遷于
 洛至是建成周造廬舍定疆場乃告命與之更始焉則
 召誥攻位之庶殷其已遷洛之民與不然受都今衛州
 也洛邑今西京也相去四百餘里安得舍近而役遠書
 序以為成周既成遷殷頑民謬矣蔡蓋本諸吳棫不但
 鑿空無據且遷國大事頑民又不靖之徒非可輕動當

洛邑未作爾邑爾居尚無位置之處安得遽遷也

閻若璩曰

朝歌故城在衛州衛縣西二十二里即紂都衛州則治于汲縣乃殷牧野地當云在今衛縣西方確至宋西京

本隋大業元年楊素所築者地正周之王城與東漢魏晉及後魏都周之下都者不同蔡云洛邑今西京確甚

多方云今爾奔走臣我監五祀蔡傳云成周既成成王即政商奄繼叛事皆相因纔一二年今言五祀則商民之遷在作洛之前矣愚謂遷國大事也非一朝夕可就逸周書作雒解言周公攻殷殷大震潰即云俘殷獻民遷于九畢孔鼂注云賢民士大夫也九畢成周之地近王化也其下言封康叔又其下言作雒又其下然後言制郊甸方六百里國西土為方千里分以百縣縣有四

郡郡有四鄙大縣立城方王城三之一小縣立城方王城九之一都鄙不過百室以便野事此篇所紀事迹粲然有序蓋當武庚叛時殷獻民必有倡言興復者事定而遽遷之此固在作洛前矣然未盡遷也洛邑未作庶殷田宅無可位置安能盡遷據大傳謂營洛以觀天下之心四方攻位示以力役猶禮樂乎然後敢作禮樂若如蔡沈說未作洛殷民已盡遷則攻位不作之庶殷皆近在成周舉步即至何以見四方民大和會何以為太平而禮樂可作邪然則多士言宅爾邑繼爾居多方言宅爾宅畋爾田皆在制郊甸都鄙之後甚明至此經所

云五祀鄭注已亾偽傳以為設言亦未可信蔡沈妄援以證先遷殷後作洛之說又誤信商奄真有再叛再征事真謂多方是成王即政後書皆非也

獻民在周為頑民不可分作二項周公攻殷在攝政之二年營洛在攝政之五年若分獻民頑民為二項則二地及至三年之後頑民皆安居樂業于故而頑民仍雷營洛而未遷之無乃多事乎至謂不靖之徒非可輕動當洛邑未作爾邑爾居尚無位置之處此言尤謬頑民不過頑梗不馴非必如三苗之負固不服所謂營洛者營其城郭宮室耳豈并民居而亦營之乎洛陽即詩之周南本是美邑若謂營洛專為位置頑民豈頑民未遷以前盡是曠土乎且多方明言今爾奔走臣我監五祀蓋從周公攻殷之年數至營洛之後正五祀矣然則獻民即是頑民先遷殷民後作洛邑蔡氏之言信矣攻位之民頑民也和會之民四方之民也

邦畿千里惟民所止四方之來歸者時時有之非僅以處頑民也

王退即辟于周命公後

洛誥王曰子其退即辟于周命公後王注成王前春亦至洛邑是顧無事既會而還宗周周公往營成周還來致政成王也傳云我小子退坐之後便就君子于周命立公後公當雷佑我案鄭注召誥云不書王往王于相宅無事也蓋王以攝政五年春周公獻地圖卜兆之後至洛既與周公召公會錫周公幣納召公誥此外無事還歸鎬京故王肅云云又言周公往營成周還來致政成王者上文自復子明辟至無遠用戾皆是周公致政于

王勸王行新政于洛之言此節是王從公言受其政且許公以明年將辟于洛并命公後故王肅推本前事言公自洛還鎬致政而王許之如此也傳以命公後爲命立公後公當畱佑我者下文惟告周公其後又云王命周公後鄭王皆以爲封公之子伯禽則此命公後卽指明年將封伯禽之事公功大宜封大國但若之國則輔相無人故封其子是命公後者王意欲公畱佑我也是時王與公皆已自洛還鎬至冬始復至洛故上文疏謂篇末云戊辰王在新邑明戊辰以上皆西都所誥此最明析蔡謂此篇王與公往復之語皆在洛邑已屬無據

又以卽辟于周之周爲鎬京解云周公本欲成王遷都洛邑成王不欲舍鎬京而廢祖宗之舊故于洛邑舉祀發政之後卽欲歸周妄誕極矣是時天下甫定周公遽議遷都不知何爲且成王不欲廢祖宗之舊周公何遂欲廢祖宗之舊哉乃因此以命公後爲畱守謂成王欲歸鎬京畱周公治洛其說糝于史浩朱子深嘆其妙而蔡氏從之遂以篇末誕保七年爲畱後治洛七年而薨據二三十年後臆見白誤出二三千年前事實其妄可駭又謂費誓東郊不開在周公東征之時則營洛旣成之時伯禽就國久矣以此證命公後非命伯禽不知書

序言淮夷徐戎之叛非一既言武王崩三監及淮夷叛
 周公相成王將黜殷作大誥成王東伐淮夷遂踐奄作
 成王政成王既黜殷命滅淮夷還歸在豐作周官又言
 魯侯伯禽宅曲阜徐夷竝興東郊不開作費誓然則伯
 禽就封之後淮夷徐戎來侵而東郊不開此事正在營
 洛以後甚遠厥後宣王猶征淮夷則淮夷始終未絕也
 豈必一見于周公東征之時而其後遂保其必無猖獗
 之事邪鶴壽案洛誥為周公攝政七年事劉歆三統稱
 云成王元年正月己巳朔此命伯禽俾侯于魯
 之歲也據此知命公後為封伯禽無可疑者但洛邑新
 作豈竟無人畱守書序云周公在豐將沒欲葬成周偽
 傳云在豐致政老歸欲葬成周己所營作示終始念之
 書序又云周公既沒命君陳分正東郊成周觀此則似

周公畱守于前其子君陳繼之于後洛邑必有畱守之人蔡氏之說不為無因

洛誥周公誕保文武受命惟七年鄭云文王得赤雀武
 王俯取白魚受命皆七年而崩及周公居攝不敢過其
 數也馬云周公攝政七年天下太平說詳後案漢五行
 志霍光以周公之德秉政九年久于周公此兩漢古義
 至唐不變誕保七年孔鄭異說然皆以為攝政之年從
 無以為畱洛之年者蔡沈援吳氏說疑即吳棫謂周公自畱
 洛之後凡七年而薨陳師凱作蔡傳旁通申之云周公
 攝政已七年欲退休成王畱之治洛又七年共十四年

此等鑿空妄造真不足辨逸書亳姑序云周公薨成王葬于
畢然則周公告老在豐其非薨于洛明甚
政之年豈有定數六年制禮作樂七年無事故遂致攝
假使天下未平公必再攝幾年鄭謂文
武受命皆七年不敢過其數真乃曲說

在新邑烝祭又告文王廟封伯禽

洛誥戊辰王在新邑烝祭鄭讀烝祭絕句戊辰是周十
 二月夏十月冬祭曰烝是時周公反政成王王乃于新
 邑行烝祭焉又歲文王騂牛一武王騂牛一王命作冊
 逸祝冊惟告周公其後鄭云歲成王元年正月朔日也
 以朝享之後用二特牛禘祭文王武王于文王廟使史
 逸讀所作冊祝之書告神以周公其宜立為後者謂將

封伯禽是非時而特假祖廟故文武各特牛也案告祭
 與烝祭各為一事偽傳以戊辰為十二月是矣以為晦
 非也以告文武與烝祭合為一事則大謬矣知戊辰是
 十二月者晏子春秋云天子以下至士皆祭以首時十
 二月于周為季冬于夏為孟冬是首時也劉歆據召誥
 三月丙午肫以推而云是歲十二月戊辰晦攷伏生大
 傳周公攝政五年營成周七年致政則召誥是攝政五
 年事洛誥是七年事歆誤以二篇月日為一年內則其
 所推安得不誤偽傳以戊辰為十二月晦者據劉歆以
 召誥洛誥為一年事就召誥三月丙午肫推之于中間

置一閏月則戊辰適當十二月晦但古秣歸餘于終閏
 月皆在十二月後歆以為閏九月非也若以五年三月
 丙午朏推之至七年十二月幾而三年必有一閏矣有
 閏月則七年十二月不得有戊辰今戊辰烝祭自是十
 二月日故鄭據此而于召誥二月三月謂當為一月二
 月蓋惟召誥三月改為二月從二月丙午朏推至七年
 十二月方有戊辰觀鄭注洛誥之精益見注召誥之密
 偽傳及疏皆非也鶴壽案據三統秣周公攝政七年入
 百零四閏餘十四閏九月積日十九萬五千零二十一
 大餘二十一閏餘十四閏九月積日十九萬五千零二十一
 召誥惟二月既望粵六日乙未是也大餘二十一閏餘七

十二三月甲辰朔三日丙午召誥惟三月丙午朏是也
 大餘十六小餘十六二月庚子朔戊辰晦洛誥戊辰
 王在新邑烝祭歲命作策在十有二月惟周公誕保文
 武受命惟七年是也其明年為成王元年大餘四十五
 小餘五十九正月己巳朔鄭康成從伏生之說以作召
 誥在攝政五年而減武王在位二年攝政五年入戊午
 周公居東二年至明年為攝政元年攝政五年入戊午
 部五十五歲鄭謂二月三月當為一月二月蓋破經從
 秣也天正乙亥朔二十一日乙未以三月為二月則丙
 午朏蓋劉歆所用者周秣以丁巳為元鄭康成所用者
 殷秣以甲寅為元易緯攝政七年元大餘五百七十歲入戊
 午部五十四歲後閏餘十七閏三月大餘五百七十歲入戊
 亥朔二月甲辰朔故鄭欲改二月三月為一月二月但
 攝政之前加居東二年以此為五年并易緯之說矣
 以洛誥作于後二年則其年閏餘十二年二月丁巳朔
 閏月為烝祭日而別歲為成王元年正月朔辰辰朔
 以爲烝祭日而別歲為成王元年正月朔辰辰朔
 閏月則不可通矣若甲寅元本數攝政七年八月戊午部
 秣一歲後大餘四十八僅後周
 秣一日烝祭歲亦只一事也

閻若璩謂召誥洛誥二篇月日皆用周正召誥惟二月
 既望越六日乙未據傳疏以周正計之是年二月小乙
 亥朔十五日望為己丑十六日既望為庚寅越六日乙
 未是二月廿一日下文三月丙午朏是初三日則三月
 大甲辰朔越三日戊申是初五日越三日庚戌是初七
 日越五日甲寅是十一日若翼日乙卯是十二日越三
 日丁巳是十四日越翼日戊午是十五日越七日甲子
 是廿一日洛誥云予惟乙卯朝至于洛師即召誥云若
 翼日乙卯周公朝至于洛也正三月十二日事其脗合
 如此從此數之四月小甲戌朔五月大癸卯朔六月小

癸酉朔七月大壬寅朔八月小壬申朔九月大辛丑朔
 閏九月小辛未朔十月大庚子朔十一月小庚午朔十
 二月大己亥朔計至十二月三十日戊辰晦即洛誥所
 云戊辰王在新邑是也總而計之召誥起二月訖三月
 洛誥起三月訖十二月共一年閻此條皆從劉歆不合
 于伏鄭又不合古秬法鶴壽案推三統之積年用丁巳
 元推易緯之積年用甲寅元劉
 歆以周秬求周年鄭康成以殷秬求周年秬元既異則
 所得之日月俱異況劉歆又不從大傳之說分召誥洛
 誥為兩年安得與鄭合乎

顧命年月日

顧命惟四月哉生魄鄭云此成王二十八年者自即政

之年數至崩年也又云居攝六年爲年端者詩疏引此注割裂不全當續其下云至此三十年文義乃備也知者鄭于康王之誥注云周公居攝六年制禮樂至此積三十年居攝終於七年加二十八年故三十年也鄭具言此者鄭注金縢據伏生大傳謂武王崩成王年十歲三年喪畢年十三將踐祚稱已小求攝管蔡流言周公避居東三年感風雷迎公歸時成王年十五卽居攝元年五年營成周六年制禮樂七年致政明年成王卽政年二十二卽政二十八年崩年四十九也漢志載劉歆三統秭云成王元年正月己巳朔此命伯禽侯于魯之

歲也後三十年四月庚戌朔十五日甲子哉生霸故顧命曰惟四月云云命伯禽固是成王卽政元年事見洛誥但以爲後三十年乃崩則與鄭不合大傳云居攝五年營洛邑作召誥七年致政作洛誥歆乃并爲一年事據其年月日以推恐不可信其以十五日爲哉生霸與禮記鄉飲酒義月三日成魄亦不合然歆既有此說想當時相傳成王年數自有兩說明三十年者連制禮樂之年數也太史公曰余讀牒記黃帝以來皆有年數鄭所據蓋亦牒記之類今不可攷矣四月建卯月也哉生魄是三日歆云十五日固謬傳云十六日九非下文甲

子之上無越幾日字則不可攷其何日矣劉歆以甲子
卽哉生魄又謬閻氏若璩旣知其謬而又詳爲推算其
說云以甲子爲十五日推是月庚戌朔是誤會經文并
秣法亦錯算矣攷漢志成王元年癸巳歲正月己巳朔
壬申日南至步至成王三十年壬戌歲正月辛巳朔甲
辰日南至以授時法通漢三統秣推算之自元年正月
日南至至三十年正月日南至中積一萬零五百九十
二日零三刻二十五分加氣應八日三十一刻四十分
爲通積滿旬周去之不盡四十。日零三刻四十六分
五十秒爲甲辰日南至又置中積加閏應二日七十一

刻八十八分四十二秒爲閏積滿朔實去之不盡爲閏
餘二十二日七十九刻九十。分四十八秒以減冬至
分餘一十七日二十三刻五十六分。二秒爲正月經
朔辛巳日累加朔策二十九日五十三刻。五分九十
三秒得二月經朔庚戌日四十六日七十六刻六十一
分三月經朔庚辰日一十六日二十九刻六十七分四
月經朔己酉日四十五日八十二刻七十三分加一望
策一十四日七十六刻五十二分九十六秒得四月經
望甲子日。日五十八刻七十九分減去太陰疾差六
十二刻七十一分得四月定望癸亥日五十九日九十

六刻。八分則惟四月哉生魄王不懌十五日也甲子
 王乃洮頰水十六日也越翼日乙丑王崩十七日也劉
 歆并哉生魄與甲子為一日非是閻此說似足以正漢
 志之失然既欲駁劉歆而仍據其成王在位三十年之
 說且并據其元年正月己巳朔以推至三十年之四月
 則安可信邪鶴壽案成王元年周公攝政至七年而致
 政又三十年而成王崩凡享國三十七年
 三統秭不數攝政之年故止三十年鄭康成再周公
 居東二年故止二十八年據三統秭成王三十七年積
 年入孟統五百六十四歲後四月庚戌朔十五日甲子
 又據周秭元餘五百四十五入丁酉部十三歲後與三
 統同甲子皆非望日顧命惟四月哉生霸王有疾不豫
 甲子王乃洮頰水劉歆以為在望者此宜加周秭五十
 七歲入丁酉部七十歲後則四月己酉朔十六日甲子
 望蓋即四分元餘也先生未明秭法而徒咎閻氏依劉

歆推算豈足以服閻氏哉

十二

